

第五章分析考察了贺州“本地话”反问句的四个类型，以期进一步反映出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特点。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第六章，本章把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普通话疑问句进行系统比较，体现其差异；把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进行系统比较，寻找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之间的相似性。

结语部分概括了本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归纳了本文的一些观点，并指出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文一切从语言事实出发，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进行比较，通过对疑问句的探讨，促进贺州“本地话”语法的深入研究，为贺州“本地话”的系属确定提供有用的材料。

关键词：贺州“本地话” 疑问句类型 正反问

Y1867971

【Subject】The Research o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Major】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andidate】Liu Yuliang

【Thesis Supervisor】Professor Chen Changlai

【Type of Thesis】Fundamental research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local dialect as its object, and use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It relatively analyses the special grammar phenomena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comprehensive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thesis, it not only has a static description about all patterns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t full length, but also makes a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syntax, semantic connotation and pragmatic meaning etc.. Then it takes every category as an outline, and uses the results of mandarin interrogative as reference. It also analy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and mandarin to show the featur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partially. And it may promote the deeper grammar research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n this part,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languages of Hezhou, the meaning of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ing status, methods, the corpus sources and style description.

The second part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ses the referring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general format and the special format of referring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it focuses the special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this kind of dialect.

The second chapter is about the non-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There are six patterns non-questions: “S+a[a³]”(啊), “S+Ba[pa³]”(吧), “S+Me[mε³]”(咩), “S+Lie[lε³]”(咧), “S+La[la²]”(啦), “Ya[jia³]”(呀).

The third chapter studies three patter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that is, “VP Pos VP+ (modal particles)”, “VP Neg\Ever + (modal particles)”, and also studies the three kinds of speci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sour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ing results of “VP-Neg”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in Chinese from previous.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it is the legacy form that the grammar meaning to has-done activities of “VPNeg”, “Pos O Neg” and “VP Ev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The fourth chapter studies the five structure forms of select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and mainly analyses semantic features and reply of select questions.

The fifth chapter studies the four structure forms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tenc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further.

The third part is the sixth chapter. In this chapter, we compares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with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mandarin systematically to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We also compares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Hezhou local dialect with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Cantonese systematically to show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both.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includ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The thesis is based on language facts and investigations. It makes a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between Hezhou local dialect and mandarin. And the author hopes to supply some material for grammar research in Hezhou local dialec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Key words: Hezhou local dialect interrogative sentence patter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目录

零 绪论	1
0.1 贺州人文地理概况	1
0.2 贺州语言概况	1
0.3 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及文章体例	2
0.3.1 研究现状	2
0.3.2 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及文章体例	7
0.4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分类	8
第一章 贺州“本地话”的特指问句	9
1.1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的一般格式及疑问代词的具体用法	9
1.1.1 问事物	10
1.1.2 问人	11
1.1.3 问处所	11
1.1.4 问时间	12
1.1.5 问数量	13
1.1.6 问程度	14
1.1.7 问方式或情状	15
1.1.8 问原因	15
1.1.9 问确指的人或事物	16
1.2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一般格式的疑问焦点与答问情况	16
1.2.1 疑问句的疑问焦点及其外部标志	16
1.2.2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一般格式的疑问焦点与答问情况	17
1.2.3 对特指问所进行的特指问格式的回答	17
1.3 特指问句的简略格式	18
1.3.1 “NP+呢/咧？”式	18
1.3.2 “VP+呢/咧？”式	19
1.3.3 “VP+箇？”式	20
1.3.4 对特指问句的简略格式的回答	20
第二章 贺州“本地话”的是非问句	21
2.1 贺州“本地话”是非问的基本类型	21
2.1.1 语调型是非问句	21
2.1.2 语气词型是非问句	22
2.2 贺州“本地话”是非问的疑问焦点与答问	24
第三章 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	27
3.1 “VP无VP”式	27
3.1.1 “V无V+（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27
3.1.2 “A无AB+（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28
3.1.3 “AB无AB+（语气词）”式	28
3.1.4 “V无V0+（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28
3.1.5 “aux无aux+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29
3.1.6 “A无A+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29
3.1.7 “V无V得+（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0
3.1.8 “V无V得C+（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0
3.1.9 “V得A无A+（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0
3.2 “VP无/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1
3.2.1 “V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1
3.2.2 “V0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2

3.2.3 “V得C(0)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2
3.2.4 “VP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3
3.3 贺州“本地话”的特殊正反问句	33
3.3.1 “是无是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4
3.3.2 “有无有N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35
3.3.3 “是X无箇”式正反问句	35
3.3.4 “有NP无箇”式正反问句	36
3.3.5 附加式正反问句	36
3.4 贺州“本地话”“VP-Neg+(语气词)”式正反问的来源	37
第四章 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	41
4.1 不使用关联词语的选择问句	41
4.2 使用关联词语的选择问句	41
4.2.1 “(是)X(是)Y+(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41
4.2.2 “(是)X定是\咖是Y+(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42
4.2.3 “(是)X(定是\咖是)Y, 定是Z+(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42
4.2.4 “(是)X(定是\咖是)Y, 或者Z+(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43
4.3 疑问代词用作选择项的选择问句	43
4.4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的形式特点	43
4.5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前后选项的语义关系及答语	44
4.5.1 对立关系	44
4.5.2 差异关系	45
4.5.3 相容关系	46
第五章 贺州“本地话”的反问句.....	47
5.1 特指型反问句	47
5.1.1 “乌”类	47
5.1.2 “嚟”类	50
5.1.3 “怎样/怎样子”类	51
5.2 是非型反问句	52
5.2.1 “无一定”类	52
5.2.2 “难道”类	52
5.2.3 “定”类	52
5.3 正反型反问句	53
5.4 选择型反问句	53
第六章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普通话、广州话疑问句的比较.....	55
6.1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普通话疑问句的比较	55
6.1.1 疑问表达手段的比较	55
6.1.2 疑问句的类型比较	56
6.2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的比较	61
6.2.1 疑问表达手段的比较	63
6.2.2 疑问句的类型比较	63
6.2.3 从疑问句角度对贺州“本地话”系属问题的探讨	69
结语	72
附录：贺州“本地话”音系	73
参考文献	75
致谢	80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81

零 绪论

0.1 贺州^①人文地理概况

贺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东面、东南面分别与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怀集县相接，南与广西苍梧县交界，西与广西昭平县接壤，北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毗邻，是桂林、柳州、梧州和广州等大中城市交通要道的必经之路和中转站。境内的贺江在广东封开与西江合流后流向广州。贺州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运输也很便利，历来是南北交通要道。贺州市总面积 5334 平方公里，总人口 93 万（2004 年），市人民政府驻八步镇。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在此设贺县，三国时吴国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设置临贺县，隋朝改设贺州，迄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贺州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民族风情古老多姿，古朴奇异的民风民俗引人入胜。

0.2 贺州语言概况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贺州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多语言、多方言地区。除汉语外，贺州市境内还分布有壮语、勉语、苗语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贺州的汉语方言很复杂，其中客家话、白话（粤语）、西南官话、湖广话（湘语）、坝佬话（闽语）等方言的系属已比较明确，而“本地话”、铺门话、都话（土拐话）、鸬鹚话等方言土语的归属尚未明确。据陈小燕（2007）研究表明，从贺州的城区到乡下，92%以上的家庭都存在着主要使用某一种方言，而又同时兼用多种方言的现象。

贺州“本地话”是贺州第一大方言，使用人口约 38 万，约占全市人口的 40%，在全市的各个乡镇均有分布。

据《贺州市志》介绍，在 1934 年版的《贺县志》中把贺州“本地话”记载为“梧州声”，1935 年版的《广西年鉴》把贺州“本地话”记载为“百姓话”。“在今贺州市各乡镇，不管是‘自称’还是‘他称’，这种方言均称为‘本地话’或‘本地声’，以别于后来进入贺州的其他汉语方言（客家话、白话、西南官话、湘语等）”^②。可见，“本地话”一词在贺州已经成为了一个方言种类的专名。

据《贺州市志》记载，贺州“本地人”的祖先，大部分是元明以后从江浙、江西、湖南和广东等地迁入的^③。贺州境内说“本地话”的居民，一般也都自称自己的祖上来自江浙或湖南。有些族姓称说其祖上是直接从江浙迁来的，据陈小燕（2007）介绍，今贺州仁义镇三联渭河村村民全部姓罗，自称其祖上从南京“猪

^① 本文中的“贺州市”指 1997 年 5 月 15 日成立的县级市辖区范围，之前称为贺县。

^② 陈小燕 2007 《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第 4 页。

^③ 唐泽扶（主编） 2001 《贺州市志》（下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 945 页。

儿巷”逃难而来，至今已经 26 代；今贺州贺街大鸭村李姓“本地人”，自称祖上是直接从湖南迁来的，祖上来自湖南，至今近 20 代；今公会镇东绿村罗姓“本地人”，自称其祖上是先从湖南迁到广东，再从广东迁到贺州。陈小燕（2007）透过贺州“本地话”自身语音、词汇的一些重要特点，同时结合移民史进行考察，推测贺州“本地话”很可能在隋唐时期就已基本成型。

目前学术界对贺州“本地话”的专门研究还相当薄弱，研究成果还非常稀少，贺州“本地话”的归属问题仍未有定论。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系统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以及与普通话、广州话疑问句系统的比较研究，努力发掘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特点，为贺州“本地话”的系属确定、贺州多族群语言接触与融合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等问题提供一些材料，也希望能在方言疑问句方面为现代汉语疑问句及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0.3 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及文章体例

0.3.1 研究现状

0.3.1.1 普通话疑问句的研究现状

对于汉语疑问句的分析与研究，从《马氏文通》至今，研究颇为深入，成果丰硕，涉及疑问句的分类、疑问语气词、疑问点与答问、疑问程度、疑问句内部类型、特殊疑问句等方面的内容；“研究的角度从宏观的分类到微观的描写，从理论探讨到现象分析，从总体把握到个体挖掘，从普通句式到特殊句式”^①，发掘了疑问句丰富的语法特征和语法规则，也为方言疑问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次对疑问句的划分及疑问词做出研究的是马建忠，他在《马氏文通》中把疑问句分为了设问、拟议及咏叹三类。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以助词为纲，把疑问句分为两类：“表然否的疑问”和“助抉择或寻求的疑问”。

深入细致地研究疑问句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其中，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包括抉择问句）两类。吕先生还对“反诘问”、“间接问句”、“问句的应用”、“疑问点”、“疑问程度”等问题也做出了探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黄伯荣在《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中把疑问句分成了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及正反问四个类别，这是一种较前人更为细致的分类。此外还分析了“表示猜度的疑问句”和“表示反诘的疑问句（反问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汉语语法学界对疑问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重要成果，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分类也有微观描写及理论描写等多重角度。主要成果如下：《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陆俭明，1982）；《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

^① 王琴 2008 阜阳方言“可 VP”疑问句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2 页。

问语气词》(陆俭明, 1984);《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范继淹, 1982)认为是非问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并描写了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疑问·否定·肯定》(吕叔湘, 1985);《谈疑问句》(林裕文, 1985)认为,给疑问句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能相互区别的疑问形式的特点,即是疑问句结构的形式标志,此文还分析研究了询问的焦点即疑问的有无和分布及间接疑问句等问题;《用“吗”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法比较》(刘月华, 1987);《现代汉语的特指是非问》(邢福义, 1987)论述了“有什么任务吗?”一类特指性是非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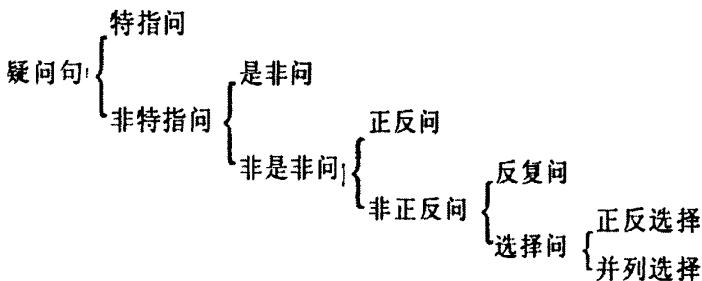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疑问句研究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主要成果如下:《回声问》(王志, 1990)及《交谈中的提醒句》(王志, 1992)分析研究了简略形式问句和反问句;《实用汉语语法》(房玉清, 1992)中把疑问句分成是非问和非是非问两大类,非是非问下再分成特指向、正反问和选择问三小类;《从“有疑而问”到“无疑而问”——疑问句语法手段浅探》(陈昌来, 1993)对不同疑问程度的疑问句的语法手段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探讨;《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及《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徐杰等, 1993)分别论述了关于疑问中心和疑问程度的问题;《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袁毓林, 1994)采取了对立二分法的标准来划分出疑问句的层级系统;《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萧国政, 1994)对疑问句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疑问句功能琐议》(张伯江, 1997)讨论了疑问句的功能;《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丁力, 1998)把疑问句分成是非问、选择问和特指向三类,还把选择问分成分列项选择问和正反选择问,还对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的语表形式、语里内容和语用价值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成果当属《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邵敬敏, 1996),这部疑问句研究专著对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历史、现状、研究对象和问题做了总结,运用了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多角度研究,对疑问语气词、疑问程度、疑问点与答问情况等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新的疑问句分类系统——“选择系统”,可谓既有总结性又有开创性。此外,《汉语的句子类型》(范晓, 1998)具体分析了现代汉语表达疑问的手段,疑问句的非疑问用法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疑问句的研究也出现了众多的新成果,比如:《汉语是非问句的句法研究》(程凯, 2002);《昵字疑问句研究》(李晨宇, 2004);《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郭婷婷, 2005);《中古汉语 VP-neg 式疑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刘开骅, 2006);《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蔡维天, 2007);《现代汉语疑问句焦点研究》(尹洪波, 2008);《现代汉语疑问句的语义与逻辑分析》(吴早生, 2008);许多汉语语法研究著作也对疑问句的有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比如:《现代汉语句子》(陈昌来, 2000)对二十世纪疑问句研究的历史、研究对

象及方法理论等做了总结，对疑问语气词、疑问程度、疑问点与答问情况等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语气词和语气系统》（齐沪扬，2002）对“肯定否定重叠形式”表示疑问语气的具体形式和用法以及疑问语气词“吧”、“呢”的历史演变、语法化过程、句法分布、配搭和功能等因素做了充分的归纳和描写。此外，《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胡德明，2010）对现代汉语反问句的语音特征、句法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全面的描写，提出了使用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构建反问句产生模式假设，然后用语言事证实验证假设，再用这个模式对反问句句法、语义、语用等问题作出了统一的解释。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还穷尽地归纳了反问句特有格式 37 种，提出“特高调”和“高降调”这两种反问句特有的语调类型，并系统总结了反问句的重音模式。此外，这一时期，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疑问句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成果也颇为丰硕。

在现代汉语疑问句内部的分类方面，历来存在着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

1. 吕叔湘（1985）把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和是非问，其中是非问中派生出正反问和选择问。
2. 朱德熙（1982）、胡裕树（1981）、邢福义（1991）等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和选择问，其中选择问中包括反复问（正反问）。
3. 黄伯荣、廖序东（1991）、邢公畹（1992）、刘月华（2001）、范晓（1998）等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问、选择问、正反问、特指问四类。
4. 房玉清（1992）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问和非是非问两大类，非是非问下面再分出特指问、正反问、选择问三类。
5. 邵敬敏（1996）提出了新的疑问句分类系统——“选择系统”，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选择问和特指选择问两大类，是非选择问又可分为单项是非选择问（是非问句）和双项是非选择问（正反问句）两类，特指选择问又可分为有定特指选择问（选择问句）和无定特指选择问（特指问句）两类。
6. 袁毓林（1994）采取对立性二分标准划分疑问句的层级系统，“尝试建立一个兼顾历史和方言的泛时性疑问句系统”^①，袁氏的分类系统如下：



^① 陈昌来 2002 《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太原：书海出版社，第 463 页。

0.3.1.2 方言疑问句的研究现状

方言疑问句的研究，目前虽然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成果，但相比普通话疑问句的研究，方言疑问句的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

方言疑问句的深入探讨，始于方言疑问句式的研究，其中正反问句的研究比较深入，讨论较为激烈。《现代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朱德熙，1985）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提出了对立的两种正反问句类型，此文引发了关于方言正反问句的诸多讨论。如《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王世华，1985）、《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施其生，1990）、《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 VP”句式》（刘丹青，1991）、《吴语里的反复问句》（游汝杰，1993）、《也谈“反复问句”》（李小凡，1990）、《获嘉方言的疑问句——兼论反复问句两种句型的关系》（贺巍，1991）、朱德熙在进一步比较研究了各方言的反复问句后，又写了《“V-Neg-V0”与“V0-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1991）。

汉语方言正反问句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北方方言里正反问特殊形式的研究，例如：《山东方言里的反复问句》（罗福腾，1996）、《六安丁集话的反复问形式》（刘祥柏，1997）、《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一个类型学的过渡形式研究》（邵敬敏、王鹏翔 2003），《山西晋语的疑问句系统及其反复问句》（郭校珍，2005）等，《阜阳方言“可 VP”疑问句研究》（王琴，2008b）。

其次是关于南方方言里正反问特殊形式的研究，例如：《“有没有 VP”疑问句式》（邢福义，1990）、《广东开平方言的疑问句》（刘丹青、余霭芹，1992）、《“有没有”反复问句的定量研究》（邝霞，2000）、《“有没有 VP 句”在闽南方言区的结构差异》（杨秀明，2003），《现代汉语中助动词“有没有”》（董秀芳，2004），《关于“有没有 VP”中“有”的副词性探讨》（陈海燕，2004），《“有没有 VP”与“VP 没有”的比较研究》（马春华，2005），《“有没有 VP”正反问句答句的对称与不对称》（申云玲，2006）等。

第三方面是关于相关句式的比较研究，例如：《“阿 V”及其相关疑问句式比较研究》（徐烈炯、邵敬敏，1999）、《广东封开南丰话的三种正反问句》（侯兴泉，2005）、《近百年来北京话正反问句动态研究》（杨海明，2007）等。

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现代吴语中的是非问和反复问句》（钱乃荣，1986）、《武汉方言的两种问句》（赵蔡新，1993）、《荔浦话里的反复问句及其否定回答》（覃远雄，1994）、《客家方言的一种反复问句》（谢留文，1995）、《九江话里的反复问句》（李国敏、张林林，2000）等。

相比方言正反问句，其他各类句式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多与疑问代词、语气词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如《山西武乡方言的选择问句》（史素芬，2002）、《武汉

方言中的两种问句》(赵蔡欣, 1993)、《湖南方言代词研究》(卢小群, 2004)、《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方小燕, 2003)、《上海话疑问成分“(口伐)”的语义及句法地位》(石定栩, 2007) 等。

除此以外, 还有多部专门系统研究方言疑问句的硕博学位论文, 主要有: 《娄烦方言疑问句研究》(李会荣, 2005), 《涟源市古塘方言疑问句研究》(吴青峰, 2006), 《龙口方言的疑问句研究》(马志红, 2007), 《张北话疑问句研究》(关彦琦, 2008), 《山东淄博王村镇方言疑问句研究》(毕丽华, 2008), 《天门方言疑问句研究》(卢红艳, 2009), 《习水方言疑问句研究》(范艳, 2010)。还有许多方言语法专著也对方言疑问句进行了专门探讨, 如《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 1996), 《湘潭方言语法研究》(曾毓美, 2001), 《衡阳方言语法研究》(彭兰玉, 2005), 《安陆方言语法研究》(盛银花, 2007), 《黔东南方言语法研究》(肖亚丽, 2008) 等。

2010 年, 由邵敬敏等多位学者合力写作的《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面世, 此书分为上中下三编, 主要内容包括汉语方言疑问范畴研究、汉语方言特色疑问句研究、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书中比较全面的描写和分析了汉语方言的七大方言区的疑问范畴, 为了弥补一般描写可能存在的盲区, 此书还重点探讨了各个方言里一些比较特殊的疑问结构或疑问句式。这是目前为止最为详实的一本汉语方言疑问句研究专著。

0.3.1.3 贺州语言及“本地话”研究现状

目前, 学术界对贺州语言的研究还很薄弱, 尤其是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可谓罕见。除了《贺州市志》中语言章节对境内各种汉语方言及壮语、勉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音系和语音特点做了简单的描写外, 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只有十多篇论文, 以及专著四部, 而这些成果大多注重于音系及语音特点的描写和研究。

研究贺州“本地话”的专著只有一部《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陈小燕, 2007), 该书对贺州“本地话”的语音、词汇和若干封闭性词类进行了全面比较研究, 就贺州“本地话”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进行了描写和比较; 并且就贺州“本地话”与古代汉语、汉语亲属语言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最后, 就贺州“本地话”这一特定方言“点”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定性, 陈小燕(2007)认为: “贺州‘本地话’是一种形成年代较早、保留老粤语特点较多且由于语言接触和渗透的影响而带混合性的方言”^⑨。此书对贺州“本地话”的词汇和若干封闭性词类包括疑问语气词和疑问代词等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 但是对贺州“本地话”的句法系统和语用特点等还鲜有涉及。

^⑨陈小燕 2007 《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第 354 页。

此外，还有数篇研究贺州“本地话”的论文，其中，只有黄群（2006b）从本地人学习普通话的策略的角度，简要比较了“本地话”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而专门研究“本地话”语法的论著还未曾有。

0.3.2 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及文章体例

本文借鉴目前普通话疑问句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三个平面等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贺州“本地话”疑问句进行较为全面的描写和解释；并进行共时的比较，包括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普通话疑问句的比较，以及与粤语（广州话）疑问句的比较，尝试从语言材料的比较中体现出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的情况，为贺州“本地话”的归属确定提供有用的材料。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贺州人，自己的许多亲朋都在使用“本地话”这种方言，这在客观上保证了语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笔者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以及自省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收集大量较为真实、准确的语料。本文比较研究中涉及到的广州话语料，一部分参考《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邵敬敏等 2010）中的粤方言（广州话）部分，一部分语料系笔者调查所得。

主要的调查对象如下：

罗付妹，女，39岁，大专文化，贺州市桂岭镇人，经商；

黎明帅，男，27岁，大学文化，贺州市桂岭镇人，经商；

黎明富，男，37岁，初中文化，贺州市桂岭镇人，退伍军人；

黄惠英，女，62岁，初中文化，贺州市大宁镇人，务农；

刘续唐，男，66岁，高中文化，贺州市大宁镇人，经商；

黄丽珍，女，27岁，大学文化，贺州市大宁镇人，大学生；

苏 良，男，43岁，初中文化，贺州市贺街镇人，司机；

张先生，男，71岁，中专文化，广州市天河区人，退休工人。

本文采用国际音标注音，只对要讨论的贺州“本地话”、广州话疑问句语法现象所涉及到的一些方言词语进行注音。对于那些读音上虽与普通话有别，但通过普通话的解释后不影响语法现象分析的词语不予注音。汉字一般使用本字，但由于有的本字难以考证，为便于行文，本文采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替代。文中所举实例与普通话完全一致的不予释义，其余均提供普通话释义附录于实例后并使用小括号标注。例如：

（1）是乌头箇书跌在阿堵咧？（是谁的书掉在哪儿了啊？）

（2）你讲得很啱，你重识讲㗎咧？（你说得很好，你还能说什么呢？）

0.4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分类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和普通话一样，按照提问要求及问句结构可以分为特指问、是非问、正反问和选择问四种类型，但这不等于说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问句的特点和规律都相同，贺州“本地话”疑问句有着不同于普通话疑问句的诸多个性。下文试以描写和比较的方法，从三个平面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贺州“本地话”中的疑问句。

第一章 贺州“本地话”的特指问句

特指问句是指用疑问代词来代替发问人所提问的项目来提出问题，要求听话人针对该疑问代词来具体回答的问句，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也就是疑问焦点。而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中还存在着不使用疑问代词发问的特指问句，因此，我们根据疑问代词出现的情况把贺州“本地话”的特指问句分为由疑问代词表现疑问焦点的一般格式和由语境表现疑问焦点的简略格式两个类别。

1.1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的一般格式及疑问代词的具体用法

贺州“本地话”的疑问代词的表现形式跟普通话差别很大，但是其表示的意义与用法跟普通话很接近，疑问代词是构成一般特指疑问句的基础。我们根据所询问内容的不同可以把贺州本地话的疑问代词分成以下九类：

疑问内容	疑问代词		普通话相对应的词
	独立式	组合式	
问事物	嚟[ʃuo ³⁵]＼ 什么[ʃi ³³ muot ⁵]		什么
问人	鸟头[u ⁵⁵ tou ²⁴]		谁/什么人
问处所	鸟堵[u ⁵⁵ lu ⁵⁵]		哪里、哪儿、哪\什么地方
问时间	时点	几时[ki ⁵⁵ ji ³⁵]＼ 几时候[ki ⁵⁵ ji ³⁵ hou ³⁵]＼ 鸟时[u ⁵⁵ ji ³⁵]＼ 鸟瞬[u ⁵⁵ jon ²¹⁴]	鸟[u ⁵⁵]+名词＼ 嚟(箇)时候[ʃuo ³⁵ ji ³⁵ hou ³⁵]
	时段	搵久[uən ⁵⁵ kou ⁵⁵]	多会儿/什么时候
问数量		鸟[u ⁵⁵]+数量词	多久
问程度	几 1[ki ⁵⁵]		几、多少
	几 2[ki ⁵⁵]		多
问方式或情状	怎样[tʃuon ⁵⁵ tʃian ³⁵]＼ 怎样子		怎么、怎么样

	[tʃhuon ⁵⁵ njan ³⁵ ti ⁵⁵]		
问原因		做嗦[tu ⁵⁵ ſuo ³⁵]	为什么、怎么、干什么、干嘛
问确指的人或事物	单数	鸟[u ⁵⁵]+量词/数 量词	哪+量词/数量词
	复数	鸟刺[u ⁵⁵ la ⁵⁵]	哪些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疑问代词对照表)

1.1.1 问事物

询问事物主要用疑问代词“嗦[ſuo³⁵]”或“什么[ʃi³³ muot⁵]”来提问。“嗦[ſuo³⁵]”是贺州“本地话”问事物类属最常用的疑问代词，在句中可以充当宾语和定语，但不能用作主语，与普通话的“什么”相比，“嗦[ſuo³⁵]”的使用范围较窄；而贺州“本地话”中也有一个与普通话形式接近的疑问代词“什么[ʃi³³ muot⁵]”，与“嗦[ſuo³⁵]”相比，两者的句法分布和功能基本相同，但使用频率比较低，使用范围也较小，在大宁镇使用较普遍。

①作宾语。例如：

- (1) 你到底想喫嗦\什么咧？（你到底想吃什么啊？）
- (2) 你讲得很啱，你重识讲嗦\什么咧？（你说得很好，你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 (3) 你做紧嗦\什么咧？（你在干什么？）

②作定语。例如：

- (4) 哪\什么东西无见咧？（什么东西不见了？）
- (5) 你捻稳箇本是哪\什么书咧？（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书？）
- (6) 哪\什么人很毒？（什么人这么狠毒？）

例(4)~(6)中的“嗦”后面紧接的名词都不能省略，因为“嗦”不能单独用作主语。

贺州“本地话”的“嗦\什么”与普通话的“什么”一样，也有不表示疑问的用法，可以用于表示任指或虚指等，例如：

- (7) 你谂喫嚨\什么就喫嚨\什么，今日我请！（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我请客！）（任指）
- (8) 你要喫什么就同我讲。（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虚指）

说地名和人名或别的事物名称时，如果有的音节一时想不起来或者不认识，可以用“嗦”来填充。例如：

- (9) 佢原来好似住嚨广东箇嚨\什么城市箇？（他原来好像是住在广东的什

么城市的？）

（10）箇橐字怎样读咧？李嚎\什么箇伟？（这个字怎么念啊？李什么的伟？）

1.1.2 问人

询问人用代词“鸟头[u⁵tou⁴]”，它在句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

①作主语。例如：

（11）鸟头肚饥了？过来喫饭！（谁肚子饿了？快来吃饭！）

（12）头先鸟头讲熟落水啊？（刚才谁说会下雨的？）

②作宾语。例如：

（13）企嚙阿堵箇是鸟头？（站在那边的那个人是谁？）

（14）喂，是鸟头啊？我是小刘。（喂，是谁啊？我是小刘。）

③作定语。“鸟头”作定语时，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一定要出现结构助词“箇”或量词。例如：

（15）是鸟头本/箇书跌在阿堵咧？（是谁的书掉在那里了？）

（16）你是鸟头箇妈妈？（你是谁的妈妈？）

上文说过，贺州“本地话”问确指的人或事物时的疑问代词的形式有“乌+量词/数量词”格式，“乌”是贺州“本地话”最常用的一个疑问语素，“头”是贺州“本地话”常用的表人量词，“鸟头”实质上是“乌+量词/数量词”格式的一种，但实际上“鸟头”已经发生了词汇化，成为了一个高度凝固的疑问代词，“鸟头”中间已经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例如：

（17）佢要搵鸟头咧？（她要找谁啊？）

不能说成：

（18）？佢要搵乌一头咧？

“鸟头”也有任指、虚指和不定指等不表疑问的用法。例如：

（19）佢今日无高兴，鸟头都无要吵佢。（他今天不高兴，谁也不要惹他。）

（任指）

（20）鸟头肚饥就是鸟头喫先咯咩。（谁饿了谁就先吃吧。）（不定指）

（21）可能是鸟头捻开了吧。（可能是谁拿走了吧。）（虚指）

1.1.3 问处所

询问处所用“鸟堵[u⁵lu⁵]”，“鸟堵”在句中也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

①作主语。例如：

（22）你有银纸，鸟堵无去得？（你有钱，哪儿不能去？）

(23) 乌堵定有箇种果子卖? (哪里还有这种水果卖?)

②作宾语。例如:

(24) 你到底要去乌堵咧? (你到底要到哪里去啊?)

(25) 你刺係乌堵啊? (你们在哪里啊?)

③作定语。例如:

(26) 乌堵箇米好喫咧? (哪里的米好吃啊?)

(27) 贺州乌堵箇衫裤最靓? (贺州哪里(卖)的衣服最好看?)

疑问代词“乌堵”也可以表示任指、不定指和虚指。例如:

(28) 你想去乌堵都无管你, 你自己抓主意! (你想去哪里我都不管你, 你自己决定!) (任指)

(29) 乌堵无热就去乌堵睡觉! (哪儿凉快到哪儿去睡觉!) (不定指)

(30) 暑假乌堵都无去到, 就留喺屋里面! (暑假哪里都没去成, 就待在家里!) (虚指)

1.1.4 问时间

询问时点用“几时[ki⁵⁵i³⁵]”、“几时候[ki⁵⁵i³⁵hou³⁵]”、“嚟(箇)时候[juo³⁵i³⁵hou³⁵]”、“乌时[u⁵⁵i³⁵]”、“乌瞬[u⁵⁵jon²¹⁴]”以及“鸟[u⁵⁵]+名词”等疑问代词或短语, 其中, “几时[ki⁵⁵i³⁵]”和“嚟时候[juo³⁵i³⁵hou³⁵]”的使用频率最高; 询问时段用“搵久[uən⁵⁵kou⁵⁵]”。

“几时[ki⁵⁵i³⁵]”、“几时候[ki⁵⁵i³⁵hou³⁵]”、“嚟(箇)时候[juo³⁵i³⁵hou³⁵]”、“乌时[u⁵⁵i³⁵]”以及“乌瞬[u⁵⁵jon²¹⁴]”等疑问代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什么时候”, 用于表示时点, 在句中可以充当状语、定语和介词宾语。

①作状语。例如:

(31) 电影几时映咧? (电影什么时候放映啊?)

(32) 今年几时落过水了? (今年什么时候下过雨了?)

(33) 几时候是学熟煮饭咧/啊? (什么时候能学会做饭啊?)

(34) 今晚箇电影嚟时候开始啊? (今晚的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

(35) 明朝早你鸟时去? (明天早上你什么时候去?)

②作定语。例如:

(36) 八步几时箇天气最舒服? (八步什么时候的天气最好?)

(37) 孙中山是嚟时候箇人? (孙中山是什么时代的人?)

③作介词宾语。例如:

(38) 你从鸟时开始身体无自然?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不舒服?)

(39) 你晓得佢从嚟时候无来上班咧? (你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来

上班？）

“鸟”可以跟名词性成分组成疑问短语来询问时间，在句中可以充当状语、定语和介词宾语。例如：

- (40) 你鸟日无去读书？（你哪天不去上学？）（状语）
- (41) 你鸟几日无去上班？（你哪几天不去上班？）（状语）
- (42) 鸟几日箇天气最热？（哪几天的天气最热？）（定语）
- (43) 你从鸟日开始请假？（你从哪天开始请假？）（介词短语）

“几时”、“几时候”、“嗦（个）时候”、“鸟时”及“鸟瞬”也可以表示任指、不定指和虚指。例如：

- (44) 几时/嗦时候都无能够讲人家箇坏话。（什么时候都不能说别人的坏话。）（任指）
- (45) 瞒过几时/嗦时候/鸟瞬去趁墟图两把筷转来。（看看什么时候上街去买两把筷子回来。）（不定指）
- (46) 好似几时候/嗦时候落过水？（好像什么时候下过雨。）（虚指）

“搵久”用于询问时间有多长，表示时段，相当于普通话的“多久”，在句中可以充当状语、定语和补语。

①作状语。例如：

- (47) 你愄愄佢搵久无来咯？（你想她多久不来了？）
- (48) 你刺搵久转屋一次？（你们多久回家一趟？）

②作定语。例如：

- (49) 箇张凳有搵久历史了？（那张凳子有多长的历史了？）

③作补语。例如：

- (50) 佢睇电视睇开搵久咧？（他看电视看了多久了？）
- (51) 箇部车停喺阿堵搵久了？（那辆车停在那里多久了）

1.1.5 问数量

询问数量用几₁[ki⁵⁵]、几多[ki⁵⁵tuo³⁴]和“搵刺[uən⁵⁵la⁵⁵]”。

“几₁[ki⁵⁵]”多用来问10以内的数量，而“几多[ki⁵⁵tuo³⁴]”可以询问任何的数量，但如果答案很可能在10以下，就用“几₁[ki⁵⁵]”；如果答案很可能在10以上，就用“几多[ki⁵⁵tuo³⁴]”；而如果答案难以估计，则多用“几多”发问；总的来说，“几多[ki⁵⁵tuo³⁴]”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几₁[ki⁵⁵]”。例如：

- (52) 屋里有几₁头人？（家里有几口人？）
- (53) “2×2”等于几₁？（“2×2”等于几？）
- (54) 你图开几多股票？（你买了多少股票？）

(55) 上海有几多人咧？（上海的人口有多少？）

(56) 一围台可以坐几1(几多)箇人？（一张桌子可以做得下几（多少）个人？）

(57) 今日个会议有几1(几多)箇人参加？（今天的会议有几（多少）个人参加？）

例(52)、(53)的答案的数量明显小于10，所以用“几1”来发问；例(54)、(55)的答案的数量明显比较大，所以用“几多”来发问；而例(56)、(57)的答案的数量难以估计，所以可以用“几1”或者“几多”。

用“几1”来修饰名词时，后边必须带量词；而“几多”既可直接修饰名词，也可以带上量词后再修饰名词。例如：

(58) 你刺要图几1斤猪肉？（你们要买几斤猪肉？）

(59) 你屋里养有几1头狗？（你家里养了几只小狗啊？）

(60) 贺州有几多（条）桥？（贺州有多少（条）桥？）

(61) 你分佢箇信写有几多（箇）字？（你给她的信写了多少（个）字？）

“几1”可以用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等位数词之前；而“几多”只能用在“个”、“万”、“亿”三个位数词之前，这与普通话的“多少”一致。

修饰不可数的名词时，要用“搵刺”，例如：

(62) 搵刺努力定考得倒大学咧？（多少努力才考得上大学啊？）

(63) 佢花了搵刺心血定是有今日箇日子？（她花了多少心血才过上今天的生活？）

(64) 你无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以为自己做了搵刺贡献？（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以为自己做出了多少贡献？）

“几多”和“搵刺”也能表示任指、不定指和虚指。例如：

(65) 几多钱都无图，太差火了！（多少钱都不买，太差了！）（任指）

(66) 佢无知花了搵刺心血定是织出箇件衫！（她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才织出这件毛衣！）（不定指）

(67) 你以为搵刺人求你咩？你算㗎东西哦？（你以为有多少人求你吗？你算什么东西？）（虚指）

1.1.6 问程度

询问程度用“几₂[ki⁵⁵]”。贺州“本地话”的“几₂[ki⁵⁵]”跟普通话的“几”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还可以用来询问程度，而后者只能用来询问数量。“几₂[ki⁵⁵]”主要用作状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多”。例如：

- (68) 阿件衫有几靓咧? (那件衣服有多好看呢?)
 (69) 你无晓得佢几钟意你咧? (你不知道他有多喜欢你吧?)
 (70) 贺州离桂林有几远咧? (贺州离桂林有多远呢?)
 (71) 你有几高? (你有多高?)

贺州“本地话”问程度的这个疑问代词“几₂[ki⁵⁵]”还可以用于感叹句和陈述句中，这时的“几₂[ki⁵⁵]”已经变成一个程度副词了。例如：

- (72) 你睇佢箇面色几₂好啊! (你看他的脸色多好啊!)
 (73) 今日箇天气几₂好啊，上街去。(今天的天气很好啊，上街去。)

例(72)(73)中的“几₂[ki⁵⁵]”修饰形容词“好”。

1.1.7 问方式或情状

贺州“本地话”中询问动作方式和事物情状的疑问代词是“怎样 [tʃhuon⁵⁵nian³⁵]”或“怎样子[tʃhuon⁵⁵nian³⁵ti⁵⁵]”。当这两个代词用来询问动作方式时，在句中充当状语。例如：

- (74) 箇句话用英语怎样讲咧? (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
 (75) 你是怎样子谂箇咧? (你是怎么想的?)
 (76) 怎样子解释箇呢问题? (怎样解释这个问题?)

当用来询问事物情状时，可以充当谓语、补语和定语。例如：

- (77) 无去又怎样子? (不去又怎么样?) (作谓语)
 (78) 你箇作业写得怎样子了? (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了?) (作补语)
 (79) 怎样箇父母定是合格箇父母? (怎么样的父母才是合格的父母?) (作定语)

“怎样”或“怎样子”也能表示任指、不定指和虚指。例如：

- (80) 箇件事要大众商量商量，无能够你话怎样子就怎样子。(这件事要大家商量一下，不能够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任指)
 (81) 佢浑日讲佢要怎样怎样搵大钱，其实都是假箇。(他成天说他要怎样怎样赚大钱，其实都是假的。) (不定指)
 (82) 错就错了，又无能够抓佢怎样子。(错就错了，又不能够把他怎么样。) (虚指)

1.1.8 问原因

贺州“本地话”用来询问原因的疑问代词主要是“做嚟[tu⁵⁵ʃuo³⁵]”，在句中通常充当状语、谓语或宾语。例如：

- (83) 你做嚟很迟定来咧? (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啊?) (作状语)

- (84) 佢做㗎要啼哭咧? (她为什么要哭啊?) (作状语)
- (85) 你做㗎咧? 身体无自然?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做谓语)
- (86) 吾婆啼哭很犀利是做㗎哦? (妈妈哭得这么厉害是因为啊?) (作宾语)

1.1.9 问确指的人或事物

贺州“本地话”用来询问确指的人或事物主要是用“乌刺[u⁵⁵]la⁵⁵”和“乌+量词/数量词”这两种方式，“乌[u⁵⁵]”在这里相当于普通话的“哪”；“乌[u⁵⁵]”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在后面接上别的成分才能用来发问；如“刺[la⁵⁵]”是本地话当中用来表示复数概念的语素，“乌[u⁵⁵]”跟“刺[la⁵⁵]”结合成“乌刺[u⁵⁵]la⁵⁵”，相当于普通话的“哪个、哪些”。这个类别的特指问句要求从某个范围中确指某个或某些个体，而这些被要求确指某个或某些个体所处的集合体通常具有某种相同的属性。“乌刺[u⁵⁵]la⁵⁵”和“乌+量词/数量词”主要用作定语。例如：

- (87) 今晚你想请乌刺人喫饭? (今晚你想请哪些人吃饭?)
- (88) 佢原来是住喺广东乌刺城市箇? (她原来是住在广东哪个城市的?)
- (89) 乌刺点钟到屋咧? (多少点钟到家啊?)
- (90) 乌本书是你箇? (哪本书是你的?)
- (91) 到底是乌个坏人抓刺鸡毒死? (到底是哪个坏人把那些鸡毒死了?)

例(89)是询问时间的句子，但是因为这里询问的是具体哪一个小时，属于从一天的24个小时内确认其中的某一个钟点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个类型归入这类问句。

贺州“本地话”特指疑问句的一般格式经常会在句末出现语气词“啊”、“咧”等，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语气词都是多余信息，但从表达的角度来看，这些语气词使得问句的语气变得缓和、委婉一些，听话人更易于接受，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多余的。

1.2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一般格式的疑问焦点与答问情况

1.2.1 疑问句的疑问焦点及其外部标志

疑问点也即疑问句的信息点，是发问人在提出问题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发问人最不清楚也最想知道的部分，是询问的焦点，各类疑问句都有疑问点。除是非问句外，其余三类疑问句的疑问点都有比较明显的外部标志：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选择问句中的选择项以及正反问句中的肯定项与否定项分别是这三类疑问句的疑问点。

1.2.2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一般格式的疑问焦点与答问情况

特指问的疑问代词承担了疑问信息，因此，疑问代词就是疑问焦点，需要重读。特指问一般要针对疑问点即疑问代词做出具体回答。例如：

(92) 问：吾婆今日去乌堵咧？（妈妈今日去哪里了？）

答：佢上街了。（她上街去了。）

例(92)中的疑问代词“乌堵”是疑问焦点，是发问人关心的问题，被问人针对其做出了具体的回答。

如果发问人误问，被问人就无法具体回答。例如：

(93) 问：你做嚟要抓阿刺鸡毒死？（你为什么要把那些鸡毒死？）

答1：我几时抓阿刺鸡毒死？（我什么时候把那些鸡毒死了？）

答2：我根本无毒死过阿刺鸡。（我根本没有毒死那些鸡。）

例(93)中的疑问代词“做嚟”是疑问焦点，是发问者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发问者误问，所以被问者并不针对疑问点“做嚟”来具体回答，而做了别的回答。

一般情况下，每个疑问句的疑问焦点只有一个，但是，特指问句中的疑问焦点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特指问句的疑问焦点是用疑问代词来表示的，如果一个问句中只出现一个疑问词，那么疑问焦点只有一个，但如果一个问句中出现了不止一个疑问词，那么疑问焦点是一个还是多个，具体是哪一个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例如：

(94) 问：喺晒坪晒热头阿鬟箇是乌头箇什么亲戚咧？（在晒谷场晒太阳的那个人是谁的什么亲戚？）

答：我吾哥。（我哥哥。）

(95) 问：箇盆花是乌头喺乌堵图箇？（这盆花是谁在哪里买的？）

答：我啱从街上图转来箇。（我刚从街上买回来的。）

(96) 问：做嚟咧？你箇手掌怎样子了？（干什么啊？你的手掌怎么了？）

答：跌开一跤。（摔了一跤。）

由此可看出，当一个问句中出现不止一个疑问词时，有时候需要逐个回答，例如第(94)(95)句；有时候则只需针对其中一个回答，如第(96)句，句中的两个疑问代词都是表示询问的，疑问焦点有两个。但是因为“做嚟”和“怎样子”都可以提问原因，从语义上来讲是属于一个类别的，因此可以只做一处回答。

1.2.3 对特指问所进行的特指问格式的回答

这种情况是指问句和答句都是特指问的形式，都包含疑问代词，但是，答句中的疑问代词是非疑问的用法，例如：

(97) 问：小姑娘又去哪堵了？（妹妹又去哪里了？）

答：我怎样晓得咧？（我怎么知道啊？即“我不知道。”）

(98) 问：我们哪哪堵可以摆倒箇便宜又舒服箇旅社？（我们到哪儿能找个便宜又舒服的旅馆？）

答：哪堵定有啊？（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即“没有这样的地方。”）

这类特指问格式的答语中疑问词的功能发生了偏离。在会话交际的过程中，要使对话顺利进行下去就要遵循合作原则。因此，针对发问者提出的问题，合作原则要求被问者做出回答而不是继续发问。上述例句中的被问者是以问的形式来作答，并没有针对疑问焦点进行回答，而是以特指问的形式表示非特指问的作用。

1.3 特指问句的简略格式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句有三种简略格式：“NP+呢[ni³⁵]/咧[lɛ³³]？”、“VP+呢[ni³⁵]/咧[lɛ³³]？”和“VP+箇[ko³⁵]？”。

“NP+呢/咧？”和“VP+呢/咧？”这两种简略格式通常要结合实际语境才能理解具体意义，疑问点由语境决定。根据彭小川（2010）对广州话疑问句的研究，我们认为贺州“本地话”的这两种特指问简略格式与广州话的情况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贺州“本地话”特指问句的简略格式比广州话多了一个语气词“咧”。而“VP+箇？”实际上是由问原因的特指问句的简略式，因此依赖特定的语境表现疑问焦点。

在“NP+呢/咧？”和“VP+呢/咧？”两种格式里的语气词“呢”和“咧”用法相当，语义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呢”的使用频率比“咧”要高。

1.3.1 “NP+呢/咧？”式

这种简略格式的疑问点通常它在话语中所处的位置来决定。

第一，“NP+呢/咧？”位于始发句时，发问人询问的是处所，相当于普通话的“NP 在哪儿”或者“NP 到哪里去了”。例如：

(99) [情景：小朋友回到家，刚进门，没看到妈妈。]

妈妈呢？（妈妈呢？）

(100) ……大众入屋坐下儿。凳呢？（……大家进屋坐会儿。凳子呢？）

第二，“NP+呢/咧？”位于后续句。

这种类型很常见，我们把它归纳为“S₁，NP+呢/咧？”，“NP+呢/咧？”承上文先导句 S 而来；先导句 S 可以是发问人的语句，或者是会话对象所言，也可

能是语境隐含；在句子结构上，S 可以是各类主谓句、非主谓句。“NP+呢/咧？”与 S 构成对举关系，比照上文询问状况，即“NP 怎么样”，而“状况”的具体所指（即疑问焦点）取决于前句的陈述对象和焦点信息。

①问时间。例如：

(101) 吾婆都是朝早五点钟就起身，你呢/咧？（妈妈都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你什么时候起床？）

(102) 我刺明朝早就去桂林，你刺呢/咧？（我们明早就去桂林，你们什么时候去呢？）

②问属性或身份。例如：

(103) 箇刺是铁箇，阿刺呢/咧？（这些是铁的，那些呢？）

(104) 你吾哥是大老板，你呢/咧？（你哥哥是大老板，你呢？）

③问打算。例如：

(105) 我放假要转屋，你呢/咧？（我放假要回家，你放假计划做什么？）

(106) 我想喫炒粉，你刺呢/咧？（我想吃炒粉，你们想吃什么？）

④问看法。例如：

(107) 我认为佢做得无啱，你箇意见呢/咧？（我认为他做得不对，你的意见怎么样？）

(108) 件衫几靚啊，条裤呢/咧？（这件衣服很好看啊，这条裤子怎么样？）

⑤问方式。例如：

(109) 明朝早我坐车去，你呢/咧？（明早我坐车去，你怎么去呢？）

(110) 我今晚要洗冷水凉，你呢/咧？（我要洗冷水澡，你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

⑥问处所。当前句说的是处所时，后续句的疑问点通常也体现为问处所。例如：

(111) 箇刺果儿放入纸箱入面，阿刺酒呢/咧？（这些水果放到纸箱里，那些酒放哪儿呢？）

(112) 件衫定喺箇堵，条裤呢/咧？（衣服还在这里，裤子在哪儿？）

1.3.2 “VP+呢/咧？”式

“VP+呢/咧？”是一种表示假设条件的疑问句，与“NP+呢/咧？”相比，“VP+呢/咧？”所表示的疑问点只有一种，意思是“如果 VP，那么该怎么办/怎么样？”例如：

(113) 明朝早落水呢/咧？（要是明天下雨怎么办？）

(114) 大众都无同意呢/咧？（如果大家都不同意，怎么办？）

(115) 我及你一气^①去呢/咧？（我和你一起去，怎么样？）

1.3.3 “VP+箇？”式

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特指问句的简略格式，“箇[ko³⁵]”在贺州“本地话”中的功能和语义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的”有许多相似之处，“VP+箇？”形式上像是非问句，但实际上具备的是特指问句的功能。这种疑问句式省略了表原因的疑问代词“做嚟”，在一般陈述句形式的短语末尾加上结构助词“箇”和高升句调，高升句调叠加在“箇”字上。例如：

(116) 你行路来箇？（你怎么走路来？）

(117) 净得斤八两酒箇？（怎么只有一斤八两的酒？）

(118) 佢啼哭箇？（她为什么哭了？）

根据彭小川（2010）对广州话特指问句的研究，我们发现，贺州“本地话”中的这种特指问简略格式与广州话特指问简略格式中的“VP+嘅？”格式在功能上和语义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彭小川（2010）在对广州话的研究中发现：广州话中的“嘅”不但在“VP+嘅？”中针对隐含的焦点提问，而且还针对焦点表达了因对眼前的情况感到困惑而要求对方解释原因的情态。“箇”在贺州“本地话”中也具有相同的作用。

发问人在使用“VP+箇？”时通常是对自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提出疑问，问句表达了发问人对自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感到奇怪的语气。例如：

(119) 铺床是湿箇？（床怎么是湿的？）

(120) 你箇眼珠是红箇？（你的眼睛怎么是红色的？）

例(119)(120)中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可以用“VP+箇？”格式发问，表达出发问人感到奇怪的语气，而对于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则不能用该式发问。

1.3.4 对特指问句的简略格式的回答

对这类特指问句的简略式进行回答的时候，就不能像一般的非问句那样简单肯定或否定，必须对潜在的疑问焦点（即省略的疑问代词）做出针对性的回答。如问“妈妈呢？”，回答是“上街了/喺屋里/睡觉了……”。在具体的语境中，要做出具体的回答。

^① 贺州“本地话”的“一气”与普通话的“一起”不完全一致。

第二章 贺州“本地话”的是非问句

“是非问”是指提出一个问题，要求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问句类型。普通话的是非问句句末用疑问语气词或只用升调表示，贺州“本地话”是非问句表达疑间的手段跟普通话一样，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陈述句的后面加上疑问语调；二是在陈述句的基础上加上疑问语气词。

2.1 贺州“本地话”的是非问的基本类型

从形式上来看，贺州“本地话”的是非问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类型：

2.1.1 语调型是非问句

2.1.1.1 S+→

贺州“本地话”中“S+→”型是非问句在外部形式上，不出现任何疑问词，而是在陈述句末加上表示疑间的低平语调（我们用“S”表示陈述句，用“↗”来表示上扬语调，用“→”来表示低平语调，下文同）。例如：

- (1) 噢开饭了? → (吃过饭了?)
- (2) 你重是要走? → 我煮开你箇饭咯! (你还是要走? 我煮了你的饭了!)
- (3) 佢无愿? → (她不愿意?)
- (4) 佢重是很年轻? → (她还是那么年轻?)
- (5) 落水了/咯? → (下雨了?)
- (6) 佢去开了? → (他去了?)
- (7) 佢无来了? → (他不来了?)
- (8) 你行路来箇? → (你走路来的?)

这一类型的问句疑问程度较低，通常用来求证自己已经认识到或有把握的事物，或者对眼前事态的某种估计的回应性求证，要求交际对方的附和或是期待对方做出更明确的解释回答。比如例(1)，是日常见面时的问候用语，虽然是疑问句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询问什么信息。其余各例也只是期待对眼前所见信息做出确认。

2.1.1.2 S+↗

贺州“本地话”中“S+↗”型的是非问句在外部形式上，跟前一类型一样，不出现任何疑问词，而是在陈述句末加上表示疑间的上扬语调。例如：

- (9) 你是大学生? ↗太好了! (你是大学生? 太好了!) (惊讶)

(10) 今日无使上班? /真箇/? (今天不用上班? 真的?) (惊讶)

(11) 你想退学? / (你想退学?) (诧异)

(12) 箇本书是你箇? /箇堵写有我名字! (这本书是你的? 这里写有我名字!) (反诘)

(13) 你讲箇是真箇? /鬼定信! (你说的是真的? 鬼才信!) (怀疑)

这一类型的是非问句反诘语气较强, 疑问程度较低, 通常用来表达诧异、惊讶的语气, 问话人对获悉的信息表示诧异、惊讶甚至怀疑, 并且希望得到证实。

在贺州“本地话”中的“S+↗”型是非问句有时候语气显得比较生硬, 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 否则听话人会觉得不礼貌或者态度不友好。

2.1.2 语气词型是非问句

贺州“本地话”语气词型是非问句的特色在于语气词比较丰富, 而且在疑问色彩和疑问程度方面与普通话存在差异, 常用的疑问语气词有“啊[a³³]、吧[pa³³]、咩[mə³⁵]、啦[la²¹]、呀[jia³³]、咧[lə³³]”等。

2.1.2.1 S+啊[a³³]

这种格式是贺州“本地话”中用得比较普遍的形式, 如果去掉“啊”, 则会变成语调型是非问句, 所具有的语义及语用功能有较大的差异。在“S+啊”问句中, 这类是非问句的主观倾向性较强, 发问人有一个由S表达的先入为主的揣测性看法, 发问的目的是求证该推测, 即信大于疑。按照S的不同性质, 可以分成以下两类:

2.1.2.1.1 S为名词性谓语句

例如:

(14) 今日礼拜一啊?

(15) 后日国庆节啊?

2.1.2.1.2 S为动词性谓语句

例如:

(16) 你无熟煮饭啊? (你不会做饭吧?)

(17) 是肚痛啊? (肚子痛吗?)

(18) 在上网啊? (在上网吗?)

(19) 佢定喺地底睡稳啊? (他还在地板上睡着吗?)

(20) 吾婆喺屋里啊? (妈妈在屋里呀?)

(21) 定曾去啊? (还没去啊?)

(22) 今日无使去上班啊? (今天不用上班哪?)

(23) 小刘定曾转来啊? (小刘还没有回来呀?)

2.1.2.2 S+吧[pa³³]

“S+吧”是非问的用法比较复杂，贺州“本地话”的“吧”与普通话的“吧”具有部分相同的用法。

① “S+吧1”用在已料定如此，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场合，例如：

(24) 你是佢小姑娘吧? (你是她妹妹吧?)

(25) 肚饥了吧? (肚子饿了吧?)

(26) 箇件衫是吾婆捡开了吧? (那件衣服是妈妈拿走了吧?)

② “S+吧2”用在对将要发生的未知情况的揣测，例如：

(27) 很冷，无是又要落雪了吧? (这么冷，不会是又要下雪了吧?)

③ “S+吧3”用于发问人提出某种建议和设想，向听话者征询意见的场合，例如：

(28) 可以转屋了吧? (可以回家了吧?)

(29) 大众喫朝先吧? (大家先吃早饭吧?)

2.1.2.3 S+咧[le³³]

“S+咧”主要用在虽已料定如此，但还打算进一步证实的场合，例如：

(30) 佢老婆无熟煮饭咧? (他老婆不会做饭吧?)

(31) 佢重是很年轻咧? (他还是那么年轻吧?)

2.1.2.4 S+咩[mε³⁵]

“S+咩”主要有两种用法：

一是用来表示诧异性的疑惑，例如：

(31) 阿件事是你做箇咩? (那件事情是你做的?)

(32) 你混日都无喫咩东西咩? (你一整天都不吃什么东西吗?)

(33) 箇部旧电视修无好咩? (那部旧电视机不能修好吗?)

(34) 箇本书无好睇咩? (这本书不好看吗?)

(35) 前日佢无去着咩? (前天她没有去吗?)

二是用来表示反诘，例如：

(36) 刺天熟落水咩? (这样的天气会下雨?)

(37) 无是讲明朝早去箇咩? (不是说好明早去吗?)

(38) 有嚟了不起! 就是你最有钱咩? (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你最有钱吗?)

2.1.2.5 S+啦[la²¹]、呀[jia³³]

这种格式主要用于发问人着眼于对现场所闻所见或所感的某种情况的确认或求证，属于回应性求证，也有较强的诧异语气。例如：

- (39) 几年无见着，很肥啦？（几年不见，变得这么胖啦？）
- (40) 定半年时间，用开很多银纸啦？（才半年时间，花了这么多钱啦？）
- (41) 又停电啦？
- (42) 你无喫饭啦？（你不吃饭啦？）
- (43) 无上班呀？（不去上班啦？）
- (44) 收工呀？（收工啦？）

贺州“本地话”是非问的主要形式列表如下：

功能	类型	疑问手段
求证	S+→	疑问语调
	S+啦[la ²¹]、呀[jia ³³]	疑问语气词
进一步证实	S+吧 1[pa ³³]	疑问语气词
	S+咧[lɛ ³³]	疑问语气词
揣测	S+啊[a ³³]	疑问语气词
	S+吧 2[pa ³³]	
征询	S+吧 3[pa ³³]	疑问语气词
诧异、疑惑、怀疑、反诘	S+↗	疑问语调
	S+咩[mɛ ³³]	疑问语气词

2.2 贺州“本地话”是非问的疑问焦点与答问

是非问的疑问焦点不固定，主要依赖于语境来确定，这一点上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是相一致的。贺州“本地话”是非问在话语中大多要依靠语音重音来确定疑问焦点。如“你明日转屋啊”中，“你”、“明日”、“转屋”都可能重读而成为疑问焦点。

对贺州“本地话”是非问句的回答一般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回答，有疑问焦点时先作肯定或否定回答，再补充对疑问焦点的回答，如“你明日转屋啊”，如果“明日”重读，就要回答“是啊，明日转屋”。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普通话里对事物的肯定面进行提问的带疑问语气词“吗”的是非问句，贺州“本地话”中通常采用正反问的形式来发问，从下文表格中，我们可以对这一情况窥见一斑：

普通话	贺州“本地话”
你是大学生吗？	你是大学生？
他明天想去上学吗？	佢明日想去读书无咧？
作业做完了吗？	作业写好曾咧？
这个碗是你的吗？	箇碗是你无箇？
你走路来的吗？	你行路来箇？→（低平调）
你是小李的妈妈吗？	你是小李佢婆无咧？
今天我穿这件衣服可以吗？	今日我着箇件衫可以无咧？
你明天来学校吗？	你明日来学校无箇？
这件事情她知道吗？	箇件事佢晓得无箇？
只有他一个人给了钱吗？	就是佢一箇人分开钱？是无？
地扫干净了吗？	扫干净地无曾咧？
去年回来过年了吗？	去年转来过年无咧？
他还在地板上睡着吗？	佢定喺地底睡稳？↗
你不去吃饭吗？	你无去喫饭啊？
小王还没有回来吗？	小王定曾转来啊？
今晚不是放鞭炮了吗？	今晚无是放炮仗了咩？
米粉好吃吗？	米粉好喫无咧？
邮局还没有下班吗？	邮局定曾关门啊？
一直下雨，是吗？	一直落水，是无咧？
吃过晚饭出去走走，好吗？	喫饱夜出去行下儿，好无咧？

通过对全部调查问句的量化统计，在所有 98 个普通话里对事物的肯定面进行提问的带疑问语气词“吗”的是非问句，贺州“本地话”中通常采用正反问的形式来发问的句子占了大约 61%。

假如是对事物的否定面进行提问时，贺州“本地话”跟普通话较为一致，主要采用是非问的形式进行提问。

第三章 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

正反问句也称反复问句，一般是用谓语或谓语中的一部分组成肯定和否定叠合的形式进行提问，要求被问者从肯定项和否定项中选择一项来回答。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也是这样的。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一方面对应着自身疑问句系统中的正反问句，一方面还对应着普通话系统中带“吗”的是非问句，可以说，正反问句是贺州“本地话”疑问句最常用的疑问句式。

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主要有“VP 无[mou¹³²] VP+（语气词）”、“VP 无[mou¹³²] \曾[m²¹ tar¹³²] +语气词”以及特殊正反问句三大类。

3.1 “VP 无 VP”式

“VP 无 VP”式正反问句是贺州“本地话”典型的正反问格式，主要用来询问是否会发生，是否愿意，或者是否具有某种情况、某种性质状态。根据动词音节数量的不同以及是否带有其他句法成分，我们将此类型问句分成以下几种格式：

3.1.1 “V 无 V+（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当句中的谓语中心语是单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时，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用“V 无 V+语气词”格式发问，这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例如：

- (1) 佢重去无去咖？（他还去不去啊？）
- (2) 佢去都无去啊？（她去都不去吗？）
- (3) 今日箇牛肉贵无贵啊？（今天的牛肉贵不贵啊？）
- (4) 桂林离八步远无远啊？（桂林离八步远不远？）
- (5) 阿堵天气热无热啊？（那儿的天气热不热啊？）

这一格式的句子末尾可以带上不同的语气词，如“啊、咖”等，使得问句语气变得缓和，问句显得亲切，否则问句会显得语气生硬，态度不友好。

3.1.2 “A 无 AB+（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当句中的谓语中心语是双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时，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主要用“A 无 AB+语气词”格式发问，这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但同时也不排除“AB 无 AB+语气词”格式。例如：

- (6) 佢要去广东做工侬刺同无同意（啊）？（她要到广东打工你们同不同意？）
- (7) 箇件衫褪无褪色？（这件衣服褪不褪色？）
- (8) 中午定睡无睡觉啊？（中午还谁不睡觉啊？）
- (9) 箇件衫好无好睇（咧）？（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在这种格式中，肯定项用省略式，否定项用完全式，“AB”中的“A”不管能不能独立成词，都能省略“B”，直接用“A”代替“AB”的位置。

3.1.3 “AB 无 AB+（语气词）”式

当句中的谓语中心语是双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时，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还能使用“AB 无 AB+语气词”格式发问，例如：

- (10) 佢承认无承认咧？（他承认不承认？）
- (11) 箇部电视侬刺喜欢无喜欢咧？（这台电视机你们喜欢不喜欢？）
- (12) 箇件事情侬刺商量无商量？（这件事情你们商量不商量？）
- (13) 教室里面安静无安静啊？（教室里面安静不安静啊？）
- (14) 佢生得漂亮无漂亮啊？（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这种格式与普通话的“AB 无 AB”正反问格式在基干上是基本一致的。由于这种格式的肯定项和否定项完全反复，句子显得拖沓、拗口，不符合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所以在贺州“本地话”中出现的几率远远低于“A 无 AB+语气词”式，进入这一格式的“AB”主要是一些在贺州“本地人”来说比较新式的、陌生的或者是书面语色彩较重的词语，比如上述例句中的“承认”、“喜欢”、“商量”、“安静”等，如果要换成“A 无 AB+语气词”式来表达例(10)——(14)意思的话，要把句中的“AB”分别换成“认错”、“钟意”、“讲（过）”、“静”、“靓”等词语。

3.1.4 “V 无 V0+（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当动词“V”带宾语时，“VP 无 VP+语气词”格式的具体表现为“V 无 V0+语

气词”格式，由于句中动词有单双音节的区别，所以又具体体现为“V无 V0+语气词”、“A无 AB0+语气词”以及“AB无 ABO+语气词”等格式，例如：

- (15) 佢重去无去桂林咖？（他还去不去桂林啊？）
- (16) 佢去都无去读书啊？（她不去上学吗？）
- (17) 明日你带无带雨遮啊？（明天你带不带雨伞？）
- (18) 你钟无钟意箇件衫啊？（你喜不喜欢这件衣服？）
- (19) 依刺同无同箇件事啊？（你们同不同意这件事情？）
- (20) 佢承认无承认错误（咧）？（他承认不承认错误？）

贺州“本地话”里的正反问格式“V无 VP+语气词”是一种强势格式，具有很强的类推性，这一格式还可以用在状语、补语等位置上，使这些位置的成分变成重叠式，形成正反问句。由“V无 VP+语气词”格式类推形成了以下几种格式：

3.1.5 “aux 无 aux+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一格式里的“aux”表示助动词，比如“能、能够、会、可以、应该、该、肯和愿意”等，这些助动词在句中用作状语。这种格式主要用来询问动作行为或性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和动作行为主体的意愿性。例如：

- (21) 箇句话应无应该讲咧？（这句话该不该说呢？）
- (22) 箇张刀可无可以捡去咧？（这把刀可以拿去吗？）
- (23) 你可无可以借我两本书咧？（你可不可以借我两本书啊？）
- (24) 明朝早吾哥能无能来啊？（明天早上哥哥能不能来啊？）
- (25) 箇刺东西能无能够用啊？（这些东西能不能够用啊？）
- (26) 明朝早老师会无会来上课？（明天早上老师会不会来上课？）
- (27) 你愿无愿意留喺箇堵做工？（你愿不愿意留在这儿工作？）
- (28) 佢肯无肯借阿本书分我？（她肯不肯把那本书借给我？）

这种格式中的“aux”如果是双音节词语，在形成肯定、否定重叠式时，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项只保留第一音节，而否定项使用完全的音节，比如上述例句中的“能无能够”、“可无可以”等。

3.1.6 “A 无 A+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里的“A”表示问句状语位置的形容词。例如：

- (29) 你急无急住转屋啊？（你急着回家吗？）

(30) 侬刺快无快点行啊？就快落水了！（你们还不快点走哇！快要下雨了！）

(31) 你夜晚好无好睡觉啊？（晚上你睡得好吗？）

3.1.7 “V 无 V 得+（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是可能补语的疑问形式，主要用来询问主客观的条件是否允许实现某种动作行为，相当于普通话的“能不能 VP”，例如：

(32) 箐种果子喫无喫得咧？（这种果子能不能吃？）

(33) 箐种东西用无用得啊？（这种东西能不能用？）

(34) 呢部火车坐无坐得啊？（这趟火车能不能坐？）

这一格式里的“V”主要是单音节词语，很少有双音节词语能进入这一格式。在回答这种格式的疑问句时，肯定回答用“V 得”，否定回答用“V 不得”。

3.1.8 “V 无 V 得 C+（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里的“C”表示补语，这里的补语可以由各种性质的词语充当；这种格式主要用来询问实现某种结果的可能性，进入这一格式的“V”主要也是单音节词语，例如：

(35) 坐得咁远睇无睇得见电视啊？（坐得那么远能不能看得见电视？）

(36) 你一碗饭喫无喫得饱啊？（你只吃一碗饭能吃得饱吗？）

(37) 考试考无考得出啊？（考试的题目能做得出来吗？）

(38) 条题目谂无谂得出来咧？（这道题目的答案能不能想得到？）

(39) 分 5 分钟你做无做得到？（给你 5 分钟你能不能做到？）

3.1.9 “V 得 A 无 A+（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里的 A 是形容词，出现在补语的位置上，用来补充说明主语的性质或状态，例如：

(40) 你住得离学校远无远？（你住得离学校远不远？）

(41) 你箇毛笔字写得好睇无好睇？（你的毛笔字写得好看不好看？）

(42) 箕件衫洗得定无净啊？（那件衣服洗得干净不干净？）

(43) 你在学校睡得好无好啊？（你在学校睡得好不好？）

3.2 “VP无/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VP无/曾+语气词”式是贺州本地话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正反问类型，这种格式省略了典型的正反问句中否定项中除否定词以外的成分相比“VP无VP+（语气词）式”要精练，简洁。

3.2.1 “V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是贺州“本地话”整个疑问句系统中最常见的发问方式，可以用来询问未然事件、已然事件、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以及人的意愿。进入这个格式的“VP”可以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包括单音节和双音节的词语，但以单音节的动词和形容词为主。

“V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询问未然事件、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以及人的意愿时，例如：

- (44) 佢讲你做错事你承认无咧？（他说你做了错事你承认不承认？）
- (45) 简部电视依刺钟意无咧？（这台电视机你们喜欢不喜欢？）
- (46) 简件事情依刺商量无咧？（这件事情你们商量不商量？）
- (47) 教室里面冷无咧？（教室里面冷不冷啊？）
- (48) 佢重去无咖？（他还去不去啊？）
- (49) 今日简牛肉贵无咧？（今天的牛肉贵不贵？）
- (50) 桂林离八步远无咧？（桂林离八步远不远？）
- (51) 阿堵天气热无咧？（那儿的天气热不热？）

“V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询问未然事件、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以及人的意愿时，肯定回答用“V+啊”，否定回答使用“无+V”，例如：

- (52) 你定想睡觉无咧？（你还打算睡觉吗？）

睡啊。\\无睡。（睡啊。\\不睡。）

今日简牛肉贵无咧？（今天的牛肉贵吗？）

贵啊。\\无贵。（贵啊。\\不贵。）

- (53) 你去无咧？（你打算去吗？）

去啊。\\无去。（去啊。\\不去。）

“V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询问已然事件时要在动词后使用时态助词“着”、“过”、“开”等，回答这类问句时，肯定回答用“VP+时态助词”，否定回答则比较复杂，可以用“无+VP”，但时态助词是“开”时，要回答“无+VP+到”。

例如：

- (54) 你到底讲着无咧\箇？（你到底说没说过？）
 讲着。\\无讲着。（说过。\\没说过。）
- (55) 你刺昨日转着来无咧？（你们昨天回没回来？）
 转着来。\\无转着。（回来过。\\没回来。）
- (56) 你去过无咧？（你去没去过？）
 去过。\\无去过。（去过。\\没去过。）
- (57) 你喫开无咧？（你吃过了吗？）
 喫开了。\\无喫到。（吃过了。\\没有吃。）

3.2.2 “V0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当谓语动词带上宾语时，“VP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具体表现为“V0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例如：

- (58) 你到底讲着箇句话无咧？（你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
- (59) 你刺昨日转来屋里无咧？（你们昨天回没回来家里？）
- (60) 你去过桂林无咧？（你去没去过桂林？）
- (61) 你喫开饭无咧？（你吃过饭了吗？）

3.2.3 “V得C(0)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中的“C”表示补语。当谓语动词带上补语时，“VP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具体表现为“V 得 C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补语后面还可以出现宾语，例如：

- (62) 阿件衫重洗得净无？（那件衣服还能不能洗干净？）
- (63) 坐得咁远睇得见电视无啊？（坐得那么远能不能看得见电视？）
- (64) 你一碗饭喫得饱无咧？（你只吃一碗饭能不能吃得饱？）
- (65) 考试考得出无啊？（考试的题目能做得出来吗？）
- (66) 条题目谂得出来无咧？（这道题目的答案能不能想到？）
- (67) 分5分钟你做得到无咧？（给你5分钟你能不能做到？）

3.2.4 “VP曾[m²¹taŋ¹³²]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的语法意义主要有两种：一是询问某种事件是否完成，二是询问某种事件是否要发生。句中的谓语动词不可以是光杆动词，后面必须出现宾语或补语。表示第一种语法意义时，句中通常出现时态助词“开”，如果动词后已经出现补语，则可以不出现“开”，例如：

- (68) 你中午吃(开)饭曾咧？(中午你吃饭了吗？)
- (69) 水烧热曾咧？(水烧开了吗？)
- (70) 噢饱曾咧？(吃饱了吗？)
- (71) 你箇作业写好曾咧？定睇电视！(你的作业做好了吗？还在看电视？)

例 (68) 使用了时态助词“开”，“曾”是询问动作行为“吃饭”是否已经完成；例 (69)、(70)、(71) 没有使用“开”，因为此时动词后面分别已经出现了补语“热”、“饱”和“好”。

表示第二种语法意义时，动词前一般要出现表示允许或打算等意义的动词或助动词，例如：

- (72) 可以喫饭曾咧？(可以开饭了吗？)
- (73) 你想转屋曾咧？(你打算回家了吗？)

例 (72) 使用助动词“可以”，例 (73) 使用了心理动词“想”，用于询问动作行为是否要进行。在特定的语境中，如果发问人已经知道听话人还没有经历过某种行为动作，而发问人建议听话人从事某种行为动作，则此时在问句的动词前可以不出现表示允许或打算等意义的动词或助动词，例如：

- (74) 甲(知道乙一直在看电视，还没有吃饭): 噢饭曾咧？(想吃饭了吗？)
- 乙：噢啊\无喫。(吃啊。\\不吃。)

3.3 贺州“本地话”的特殊正反问句

贺州“本地话”里有几类比较特殊的正反问句，它们是由“VP 无 VP+语气词”和“VP 无+语气词”格式演变而来的，分别是：“是无是 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有无有 N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是 X 无箇”和“有 NP 无箇”式正反问句。

^①陈小燕 (2007) 认为，贺州“本地话”的“曾[m²¹taŋ¹³²]”可能是“无曾[mou132taŋ132]”的省读，理由是贺州“本地话”的个别点还存在着否定副词“无曾[mou132taŋ132]”。侯兴泉 (2005) 认为，贺州“本地话”的“VP 曾”跟南丰话中的情况一样，是由“VP-Neg 曾”脱落否定词而来。

3.3.1 “是无是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的正反问句使用范围很广，可以用来询问曾然态、已然态、未然态或者是事物的性状，具体又有以下格式：

3.3.1.1 “是无是（要）VP+（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用于询问未然的行为动作，在“是无是”后面要出现“要”、“想”等能愿动词或心理动词，例如：

- (75) 是无是想\要屙尿啊？（是不是想\要上厕所？）
- (76) 是无是想\要行街啊？（是不是想\要逛街？）
- (77) 是无是想\要睡觉啊？（是不是想\要睡觉？）

这种格式在回答时，肯定回答用“是啊”，否定回答用“无是”。

3.3.1.2 “是无是VP+X了”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里的“X”可以是宾语、补语，或者是“补语+宾语”式的复合成分，发问人试探性或者强调性的询问自己猜测的或眼前看到的事情，希望自己的猜测能得到证实。例如：

- (78) 但是无是去开读书了？（他是不是去上学了？）
- (79) 侬刺是无是喫饱了？喫饱就出去行下街。（你们是不是吃饱了？吃饱就出去逛逛街。）
- (80) 但是无是喫错药了？混日火气很大！（他是不是吃错药了？整天发这么大脾气。）
- (81) 你是无是发大财了？图很多东西！（你是不是发大财了？买这么多的东西！）
- (82) 是无是想睡觉了？快点去。（是不是想睡觉了？快去吧。）

3.3.1.3 “是无是+定+曾VP+X+（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的否定式不能直接在句中加上否定词“无”或“曾”，而要将否定词“曾”移到“VP”前，并在“曾”前加上“是不是”以及用来强调未然义的副词“定”（“定”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还”），形成“是无是+

(定) +曾 VP+X+语气词”格式, 格式中的“X”可以是宾语、补语, 或者是“补语+宾语”式的复合成分。例如:

(83) 侬刺是无是定曾喫饱啊? 嘿多点饭! (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吃饱啊? 多吃点饭。)

(84) 今日学校是无是定曾开学啊? 你做嘛去读书? (今天学校是不是还没有开学? 你怎么不去上学啊?)

(85) 你是无是定曾记清楚我讲箇话啊? 混日去上网! (你是不是还没有记住我说的话? 整天去上网!)

(86) 你箇电视机是无是定曾修好啊? (你的电视机是不是还没修好?)

这种否定式正反问句也可以用是非问句的否定式“定+曾 VP+X+语气词”格式来表示, 例如:

(87) 侬刺定曾喫饱啊? 嘿多点菜! (你们还没吃饱啊? 多吃些菜!)

(88) 今日学校定曾开学啊? 你做嘛去读书? (今天学校还没开学啊?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

(89) 你定曾记清楚我讲箇话啊? 混日去上网! (你还没记住我说的话? 整天去上网!)

(90) 你箇电视机定曾修好啊? (你的电视机还没修好吗?)

相比之下, “是无是+无曾 VP+X+语气词”式正反问句的由于“是不是”的作用而具有强调性, 而“定+曾 VP+X+语气词”式是非问句则更简洁。

3.3.2 “有无有NP (+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种格式里的“有无有”相当于普通话里的“有没有”, 用来询问有无某种事物, 例如:

(90) 你有无有箇本书咧? (你有没有这本书?)

(91) 箇间屋有无有人住咧? (这件房子有没有人住?)

3.3.3 “是X无箇”式正反问句

这里的“箇[ko³⁵]”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的”, 普通话中没有对应句式, 例如:

(92) 本书是你无箇? (这本书是你的不?)

3.3.4 “有NP无箇”式正反问句

跟“是X无箇”式正反问句一样，这里的“箇[ko³⁵]”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的”，例如：

- (93) 你有银纸无箇？（你有钱不？）
- (94) 去桂林有火车无箇？（到桂林有火车不？）

2.3.3 和 2.3.4 中的两种格式很简洁，相比其他的正反问句式更符合语言的交际原则和实际交际的需要，所以使用的频率较高，而相比之下，其他的正反问句式则有着强调的意味。

3.3.5 附加式正反问句

在表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陈述句或祈使句后面，用“X无（+语气词）”格式进行追加疑问，我们用“S”表示陈述句或祈使句，则整个正反问句的格式为：“S， X无（+语气词）？”其中，“X”常见的词语是“是”、“好”或“可以”等，下面分别进行分析考察。

3.3.5.1 S，是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

这个格式中的“是无”相当于普通话的“是不”或“是吗”，这个格式的问句可以用于不同的时态，发问人往往已经有了明显推断，先用陈述句说出推断情况，再加“是无”表达期盼、提醒、不满、不耐烦等想法。

例如：

- (95) 吾爸明日会转屋，是无？（爸爸明天会回家，是不是？）
- (96) 佢一直喺堵睇电视，是无？（他一直在家里看电视，是吗？）
- (97) 箇刺几日一直落水，是无咧？（这几天一直下雨，是吗？）

例(95)用于发问未然事件，发问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断“爸爸明天就要回来了”，并传递出期盼的感情。例(96)、(97)用于已然时态，例(96)根据经验推断“他一直在上网”，但还不十分确定，希望听话人证实自己的判断传递出了一种不满的情绪。例(97)根据事实提出疑问，希望听话人证实“这几天一直在下雨”，也传递出了发问人对天气状态很不满的情绪。

3.3.5.2 S, 好\可以无 (+语气词)

这个格式中的“好\可以无”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好不好”、“行不行”或“可不可以”等，只能用于未然时态，发问人提出请求、建议或愿望，希望得到听话人的同意或批准。例如：

(98) 今晚喫饱饭出去行下儿，好\可以无咧？（今晚吃饱后出去走走，好不好\可不可以？）

(99) 无要同老兄撅架，好\可以无咧？（不要跟哥哥打架，可不可以\好不好？）

(100) 我做晒作业出去睇电视，可以无咧？（我做完作业出去看电视，可不可以？）

例(98)、(99)中发问人提出建议，希望得到听话人的同意；例(100)中发问人提出请求，希望得到听话人的批准。

3.4 贺州“本地话”“VP-Neg+ (语气词)”式正反问的来源

贺州“本地话”中是非问句不是很发达，而正反问句的使用频率很高，其中“VP-Neg”型问句又是最为常用的，这跟古汉语正反问句的发展历史有关。

根据前贤的研究，“VP-Neg”式正反问句早在先秦古汉语中就已存在。刘子瑜(1998)认为目前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正反问句是西周中期铭文中的一例“VP-Neg”式，例如：

(101) 正乃讯厉曰：“汝贾田不？”

据蒋重母(2001)研究，《孟子》里存在着一种句中带有否定词构成的正反询问句“VP-Neg”，例如：

(102) 公孙丑问曰：“夫子如齐之卿相，得行道也，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心动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

(103) 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孟子·公孙丑下》)

(104) 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孟子·公孙丑下》)

(105) 然而孔子非与？(《孟子·尽心上》)

据祝敏彻(1999)研究，《国语》、《国策》里存在着带否定词构成的“VP-Neg”式正反问，不过这种问句在二书中极少见，只有三例：

(106) 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齐策一)

(107) 齐多知，而解此环否？(齐策六)

(108) 祀至于今，吾岂知纤之善否哉？（惜语一）

据盛银花（2007）研究，汉代至六朝时“VP-Neg”式正反问使用得很普遍，如《史记》中就有这类正反问格式：

(109) 垂相可得见否？（《史记·秦始皇本纪》）

(110) 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南北朝时期，否定词“无”开始进入正反问句末，到唐代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①。

据段业辉（1998）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中也有“VP-Neg”格式的正反问：

(111) 君能屈志百里不？（言语）

(112) 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识鉴）

(113) 时人……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忿狷）

到了唐五代时期，“VP-Neg”式正反问使用普遍。朱德熙（1991）研究结果表明，“拿五代时期编集的禅宗语录《祖堂集》为例，全书中‘VP-Neg’句式（‘VP不’和‘还VP也无’）出现了500余次，而‘VP-Neg-VP’句式总共出现了11次”^②。而据刘子瑜（1994）研究，敦煌变文中的“VP-Neg”式问句有107例，此类格式中的否定词有“否”、“不”、“未”、“无”、“摩(麼)”等，例如：

(114) 军中有火石否？（李陵 86）

(115) 妻云道：“识我不？”（丑女 798）

(116) 子命尽未？（搜神 886）

(117) 陵在蕃中有死色无？（李陵 93）

(118) 知者得罪摩(麼)？（不知名 820）

据刘坚等人汇编的《近代汉语资料汇编》（宋代）（转引自祝敏彻1995）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宋代，“VP-Neg”式正反问句句末常见的否定词仍是“否”、“不”、“未”、“无”，但使用频率有所降低：

(119) 不知曾见此文否？（《乙卯入国奏请》）

(120) 其被发人又问云：“的实有文字照验无？”（《乙卯入国奏请》）

(121) 国相又曰：“使副们来时黄河冻未？”（《碧岩》）

元明时期，原本表示“沉没”意义的“没”已逐渐代替“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于正反问句末的‘没’‘没有’也可看作是‘无’的替代。在正反问句中，处于句末的‘没’‘没有’充当句子的次要成分，其所处的结构位置造成

^① 吴福祥 1997 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麼”的产生，《中国语文》第1期，第48页。

^② 朱德熙 1991 “V-Neg-VO”与“VO”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第5期，第328页。

其所表示的否定动词义趋于虚化，甚至还可以用语气词‘么’替代。”^①

据盛银花（2007）研究，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词话》中已见到“没有”进入“VP-Neg”框架的用法。如“你灌了他些姜汤儿没有？”（十九回）“爹曾与了你些辛苦钱儿没有？”（三十七回）这种用法应该是明代才有的。

明清时期“VP-Neg”式正反问也还普遍运用，句末的否定词更丰富，表现为句末否定词“没有”、“不曾”、“没”、“不是”、“否”、“不”、“未”等共存。据李焱（2003）研究，成书于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口语资料很丰富，其中出现了“VP-Neg”式正反问句如下：

- (122) 晁老道：“不敢借重否？”（一六回）
- (123) 李成名……，问说：“那萧老爹醒未？”（四回）
- (124) 四府问道：“前日巡道老爷曾打你的脚来不曾？”（一二回）
- (125) 童奶奶道：“这三个，你两个都见过了没？”（五五回）
- (126) 相栋宇道：“这可是怎么剥？他刘姐也会不？”（五八回）
- (127) 方才出去，你都见来没有？（八回）
- (128) 请问是这等不是？（六一回）

另据祝敏彻（1995）研究，《水浒传》、《红楼梦》中也有这样的正反问句，例如：

- (129) 柒进大笑道：“大汉，你认的宋押司不？”（《水浒传》22）
- (130) 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阵法否？”（《水浒传》96）
- (131) 问道：“太公，你的女儿躲过了不曾？”（《水浒传》5）
- (132) 又问燕青道：“你曾吃饭也不曾？”（《水浒传》73）
- (133) 尤氏因问：“你们奶奶吃了饭了没有？”（《红楼梦》71）
- (134) 忙出来和芳官说：“前儿那话儿说了不曾？”（《红楼梦》60）
- (135) 刁采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了不曾？”（《红楼梦》74）

可见，“VP-Neg”这种句式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独立的、主导型”的正反问格式来使用过。

从方言现实来看，在贺州“本地话”中，正反问句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是非问句，且“VP-Neg”格式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VP-Neg-VP”格式，而“本地话”中至今尚未出现由“吗”或“么”构成的是非问句。

邵敬敏（1996）认为，有三种“X不”问句是古代汉语经近代汉语的遗留格式：(1)语义意义为询问已经发生了的动作行为；(2)“有0不？”格式；(3)“不V不？”格式。贺州“本地话”“VP-Neg+（语气词）”句式中，有类似上述的情况(1)和(2)，没有情况(3)。其中，情况(1)，即“不”有时也可以询

^① 徐时仪 2003 否定词“没”“没有”的来源和语法化过程，《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第6页。

问过去已经发生了的动作行为，贺州“本地话”中有“VP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这种正反问句可以用来询问未然事件、已然事件，如：

(136) 中午喫开饭无咧？（中午吃饭了吗？）

(137) 你刺昨日转来屋里无咧？（你们昨天回过家里来吗？）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最初进入“VP-Neg”格式的否定词是“不”、“否”、“未”“无”等，“没”和“没有”直到较晚的元明之际才进入此格式，随着“没”和“没有”出现在正反问句末，并且与否定词“不”、“无”等语法功能的分化，用“无”来询问过去已经发生的行为动作的问句，已经逐渐萎缩了，而“无”的这一用法，还活跃在贺州“本地话”中。

情况(2)，即“有0无”式，贺州“本地话”中有“有NP 无箇”式正反问句，例如：

(138) 你有银纸无箇？（你有钱没有钱？）

(139) 去桂林有火车无箇？（到桂林有火车吗？）

在邵敬敏（2010）的相关研究中还进一步指出可以把“VP-Neg”的来源认为是两个，“可以补出省略成分而且句子语义基本不变的，看作是“VP-Neg-VP”的省略式，补不出省略部分或者虽然补出来但是语义不符的则看作近代汉语遗留下来的独立格式。”^①因此，上述“本地话”中的两种特殊的“VP无”格式可以看作是近代汉语遗留下来的独立格式。

再看贺州“本地话”“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的情况，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在元明之际，“VP-Neg”式正反问格式中的否定词已为“不曾”、“未曾”、“没有”所代替，到了明清时期，“不曾”也已经出现在“VP-Neg”式正反问句末；据侯兴泉（2005）及陈小燕（2007）的研究，贺州“本地话”中的“VP 曾”的早期形式其实就是“VP 无曾”，后来因为否定词在语流中发生了语音脱落而省读成“VP 曾”。

结合移民史实来看，据地方志、族谱记载及老人们的口耳相传，贺州“本地人”的祖先，大部分是元明以后从江浙、江西、湖南和广东等地迁入的，因此，我们推测，贺州“本地话”“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可能属于近代汉语正反问句的历史遗留。

综上所述，上述贺州“本地话”中的两种特殊的“VP 无”格式可以看作是近代汉语遗留下来的独立格式；“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属于近代汉语正反问句的历史遗留。而其余的“VP-Neg”式正反问句，由于历史语料的缺乏，我们尚不能推断是近代汉语遗留下来的，还是贺州“本地话”在与周边汉语方言接触的过程中吸收融合的“VP-Neg-VP”式的省略式。

^①邵敬敏等 2010《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第 226 页。

第四章 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

选择问句是指发问人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况供被问人选择回答的疑问句。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通常是用具有选择关系的复句形式来表达，以特定的关联词语把选择项以并列的形式列出来，关联词语有时也可以不出现，在句末常常出现语气词。根据关联词语的不同形式及使用情况，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4.1 不使用关联词语的选择问句

这种格式的选择问句一般出现在回声问中，问话人针对已获知的情况发问，希望得到求证或者表达出诧异的情绪，例如：

- (1) 甲：我老兄讨老婆了！（我哥哥娶媳妇儿了！）
 乙：真箇假箇？（真的假的？）

4.2 使用关联词语的选择问句

4.2.1 “(是) X (是) Y + (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 (2) 你讲箇是真箇是假箇？（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3) 你箇同学是男箇是女箇啊？（你的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的？）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里的“(是[*ʃi²*]) X (是[*ʃi²*]) Y + (语气词)”这一结构在意义和功能方面跟普通话选择问句里的“是……还是”相当，都起到连接并列选项的作用。而这一结构中的其中一处关联词语“是”还可以省略。邵敬敏（1994）提出“典型的关联词为‘还是’，可以单用；如果关联词是‘是’，则必须同‘是’或‘还是’配合使用，不能单用”^①。而在贺州“本地话”中，则有单用“是”的用法，即选择前项或后项中的“是”可以省略其一，例如上述的例句还可以说成：

- (4) 你讲箇真箇是假箇？（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5) 你箇同学男箇是女箇？（你的同学男的还是女的？）
 或者：
 (6) 你讲箇是真箇假箇？（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7) 你箇同学是男箇女箇？（你的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的？）

^① 邵敬敏 1994 现代汉语选择问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第50页。

(是) X (是) Y+ (语气词) 式选择问句的完整式与省略式的表意功能完全一致, 完整式与省略式之间的差别主要存在于语用方面, 使用完整式的时候, 发问人说话的节奏较慢, 而且问句的书面语色彩稍浓一点, 有时处于强调的目的, 带有强调的语气; 而使用省略式的时候, 反映出发问人说话的节奏较急促, 或者是急切想得知答案的心理。

如果前后选项是由具有肯定和否定关系的表示行为动作的成分构成, 则要使用“X 是 Y+ (语气词)”这样的结构, 例如:

(8) 明日你去是无去? (明天你去还是不去?)

(9) 箇件衫到底你买是无买? (那件衣服到底你买还是不买?)

这种格式的选择问句形式上很像正反问句, 只是在前后选项之间存在着关联词语“是”, 这种格式的选择问句如果在选择前项之前加上关联词语“是”, 并在选择后项之前加上副词“还”, 就还原成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的典型格式“(是) X 定是\咖是 Y+ (语气词)”式。

4.2.2 “(是) X定是\咖是 Y+ (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这种格式是贺州“本地话”典型的选择问句格式, “定是[tʃin¹³²] \咖是 [ka²¹⁴]”相当于普通话的“还是”, “定是”与“咖是”的意义和作用基本相同, 使用时的差异主要在于通用度有所不同, “定是”的通用度更广, “咖是”主要是老年人常用; 这种格式选择前项之前的关联词语“是”可用可不用, 例如:

(10) 休息下定是继续行? (休息一下还是继续往前走?)

(11) 想睇电视定是上网咧? (想看电视还是想上网啊?)

(12) 是你箇同学定是佢箇同学啊? (是你的同学还是他的同学?)

(13) 佢搞错了定是你搞错? (是他弄错了还是你弄错?)

(14) 箇次出差是去北京定是去上海咧? (这次出差是去北京还是去上海?)

4.2.3 “(是) X (定是\咖是) Y, 定是 Z+ (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15) 你选小张? 小李? 定是\咖是小陈? (你选小张? 选小李? 还是小陈?)

(16) 是要蓝箇? 定是\咖是红箇? 定是\咖是绿箇呢? (是要蓝色的? 还是红色的? 还是绿色的?)

(17) 你是桂林人? 柳州人? 定是八步人? (你是桂林人? 柳州人? 还是八

步人？）

4.2.4 “（是） X （定是\咖是） Y，或者 Z+（语气词）”式选择问句

（18）你要睇电视？定是上网？或者睡觉？（你要看电视？还是上网？或者睡觉去？）

（19）你钟意语文课定是数学课或者是其他？定有恶刺咧？（你喜欢语文课还是数学课或者是其他课？还有什么呢？）

4.2.3 及 4.2.4 两种格式都用于选择为三项的问句，两者的功能基本一致，区别主要在于通用度不同，“（是[ji²⁴]） X （定是[tʃin¹³] \ 咖是[ka²¹⁴]） Y，定是 Z+（语气词）”式在老年人中使用更频繁，相比之下，“（是[ji²⁴]） X （定是[tʃin¹³] \ 咖是[ka²¹⁴]） Y，或者[uok²¹⁴] tʃiak²⁴] Z+（语气词）”式显得书面色彩更浓一些，年轻人或者文化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格式。

这两种格式中的第一、第二个关联词常常可以省略，这是语言的交际的经济原则在起作用，省略后显得更简洁，更符合日常口语需要；反之，使用的关联词语越多，则语气显得更正式。

4.3 疑问代词用作选择项的选择问句

常见的选择问句的选择项，在外表形式上都是由两项或有限几项具有相同属性的选项并列而成，而在理论上，并列选择项可以无限多项；但在实际交际中由三个以上选择项并列而成的选择问句很少见，因为这样的句子既不符合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更不符合人的生理能力，要想很好的表达在语义上存在多个选择项的问句，可以使用相应的疑问代词来表示多项选择项；贺州“本地话”中也存在着这种使用疑问代词来发问的选择问句，例如：

（20）你箇籍贯是桂岭定是乌堵？（你的籍贯是桂岭还是哪里？）

（21）你要喫粉咖是喫嗦咧？（你想吃粉还是吃什么呢？）

4.4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的形式特点

从形式上看，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①前、后选择项之间可以用关联词语连接，也可不用关联词语连接。当使用

关联词语时，可以只用于前项或只用于后项，也可以前后项都使用；但当问句中存在三个选择项时，最后的选择项的关联词语一定要出现。

②常用的关联词语有“是”、“定是\咖是”和“或者”，“是”和“定是\咖是”可以单用，“或者”必须跟其他关联词语搭配使用。

③常用的语气词有“呢”、“啊”、“咧”等，语气词一般只出现在句末，其中，“呢”能起到加强怀疑口气的作用，“啊”和“咧”能使语气变得舒缓。

4.5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前后选项的语义关系及答语

从前、后选项的语义关系来看，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的前、后选项一般都是同一语义范畴的事物、行为或性状，这与普通话是基本一致的。选择项之间大致有以下几种语义关系：

4.5.1 对立关系

前、后选择项形成逻辑上完全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包括四种小类型：正反型、反义型、颠倒型和临时对立型。

4.5.1.1 正反型

这种类型的前选择项为肯定项，后选择项为否定项，例如：

(22) 都9点了，你到底来是无来？(都9点了，你到底来还是不来？)

——来箇。(来的。)

——无来。(不来。)

(23) 同你口水讲干，你是记得住咖是记无住？(跟你口水都说干了，你听得进还是听不进？)

——记得住。(记得住。)

——无记得。(记不住。)

这种正反型选择问句如果去掉关联词语就变成了一般的正反问句，两种句式在表达效果上的区别在于：正反型选择问句的语气比较委婉、舒缓，正反问句的语气比较强硬、急促。相对而言，正反问句的形式更简洁，因此使用频率更高。

4.5.1.2 反义型

这种类型的选择项通常是由意义相反的词语或短语构成。例如：

(24) 佢讲箇是真箇定是假箇咧？（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箇。（真的。）

——假箇。（假的。）

(25) 阿箱水果是好箇定是烂箇？（那箱水果是好的还是烂的。）

——好箇。（好的。）

——烂箇咩。（烂的。）

4.5.1.3 颠倒型

这种类型的前后选择项所用的词语基本相同，但语序却颠倒，例如：

(27) 是喫饱定去做工？定是做开定来喫？（是吃饱才去干活？还是干完了才来吃饭？）

——喫饱定去做。（吃饱再去做。）

——做开定喫。（做完了再吃。）

(28) 到底是你听我讲？定是我听你讲？（到底是你听我说？还是我听你说？）

——我听你讲。

——你听我讲。

4.5.1.4 临时对立型

这种类型中的前、后选择项本身并不形成对立，但是由于处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临时构成了对立。例如：

(29) 混日无睡觉无喫东西，你是要钱定是要命？（整天不吃不睡，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要钱。

——要命。

4.5.2 差异关系

这种格式中的前后选择项之间并不形成截然的对立关系，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对比表现出来，通常并列的两个选择项是同类的。对这种问句的回答一般是或此或彼，有时也会出现非此非彼的情况，但由于选择项

之间有差异，所以不会出现“既此又彼”的情况。例如：

(30) 简张画是老大画简定是老二画简咧？(这张画是老大画的还是老二画的？)

——老大画简。(老大画的。)

——老二画简。(老二画的。)

(31) 是要明日简票？定是后日简票？或者是大后日简票？(是要明天的票？还是后天的票？或者是大后天的票？)

——明日简。(明天的。)

——后日简。(后天的。)

——今日简。(今天的。)

4.5.3 相容关系

这种格式的选择项之间是一种相容关系，不形成对立，也不表现差异；答案可能是前选择项，也可能是后选择项；也可能前、后选择项都成立，或者前、后选择项都不成立，答案也可能不是选择项范围内的个体，例如：

(32) 是吾婆去定是吾爸去咧？(是妈妈去还是爸爸去啊？)

——吾婆去。(妈妈去。)

——吾爸去。(爸爸去。)

——大众一气去。(大家一起去。)

——一箇无去，我去！(谁都不要去，我去。)

第五章 贺州“本地话”的反问句

反问句是不是问句，反问句与疑问句有着怎样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汉语语法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现代汉语反问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语法学界一般认为，一般的疑问句是有疑而问，反问句是无疑而问；一般的疑问句要求回答，而反问句不要求回答。胡裕树（1962）、朱德熙（1982）、吕叔湘（1990）、丁声树（1999）等都先后指出，疑问句的几种结构类型都可以用作反问。本文把反问句看作是疑问句的非疑问用法类型。本文对贺州“本地话”的反问句加以形式化的描写，以期进一步的反映出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特点。

5.1 特指型反问句

根据贺州“本地话”反问句中疑问词的特点，我们把贺州“本地话”反问句分成以下几个小类：

5.1.1 “乌”类

“乌[u⁵⁵]”是贺州“本地话”中最常用的表示疑问的语素，“乌”不能单用，可以跟其他成分组成疑问代词或疑问短语，常用的疑问代词或疑问短语在本文第一章已做了详细介绍；按照句中用来发问的疑问代词或疑问短语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贺州“本地话”的“乌”类反问句分成以下几个小类：

5.1.1.1 “乌头”类

“乌头[u⁵⁵tou²⁴]”是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中用于询问人的疑问代词，在句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在反问句中，“乌头”的分布情况跟它在疑问句中的情况是一致的。

①作主语。例如：

(1) 你混日就会玩电脑游戏，乌头会要你去做工？（你整天就只会玩电脑游戏，谁会要你去打工。）

(2) 乌头钟意佢哦？无论怎样讲，都无会同意佢来屋里。（谁喜欢他啊？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同意他来家里。）

(3) 乌头讲我肚饥了？我啱喫开饭。（谁说我肚子饿了？我刚吃过饭。）

(4) 佢浑日无做声，恶头晓得有㗎事哦？（她整天不作声，谁知道她有什么事啊？）

②做宾语。例如：

(5) 我一晚无㗎屋，我吵到乌头了？（我一晚上都不在家，我吵到谁了？）

(6) 佢自己饭都无得喫饱，佢定能够帮乌头？（他自己饭都吃不饱，他还能够帮助谁？）

③做介词的宾语。例如：

(7) 佢自己饭都无得喫饱，佢定能够请乌头喫饭哦？（他自己饭都吃不饱，他还能够请谁吃饭啊？）

(8) 你对乌头讲过真话？大众都可以作证。（你跟谁说过真话？大家都可以作证。）

(9) 我混日无得闲，你讲我同乌头去上街睇电影？（我整天都没有空闲，你说我跟谁去上街看电影？）

(10) 你又无读书又无去做工，对乌头有好处？（你又不去上学，又不去打工，对谁有好吃？）

④做定语。例如：

(11) 乌头箇脾气会似你箇？混日火起。（谁的脾气会像你这样？整天发脾气。）

(12) 做了坏事，乌头箇良心会安乐？（做了坏事，谁的良心会安宁？）

朱德熙（1982）提出，特指问要给原问句里的疑问代词代入具体的“值”作为回答。而反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值，意义上一般都是无指的。贺州“本地话”特指型反问句中的“乌头”所指称对象范围内并没有人符合句子内容的要求，“乌头”其实是无指的，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没有人”。如例(1)相当于说“没有人会要你去打工”；例(6)相当于说“他帮不了任何人”。

5.1.1.2 “乌堵”类

“乌堵[u⁵⁵lu⁵⁵]”在反问句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定语和状语。例如：

①作主语：

(13) 你刺有银纸，乌堵无去得？（你们有钱，哪里不能去？）

(14) 药店都图无到乌堵定图得到咧？（药店都买不到哪里还能买到？）

②作宾语：

(15) 今晚你重要去乌堵？老老实实喺屋写作业！（今晚你还要到哪儿去？老老实实在家写作业！）

(16) 侬刺混日都无上过街，你讲侬刺喺乌堵撞着佢？（我们一整天都没上过街，你说我们在哪里遇见他？）

(17) 箕呢去乌堵定图得到箕种东西哦？侬刺从来无见过。（现在到哪里还能买得到这种东西啊？我从来没有见过。）

③做定语：

(18) 乌堵箇空气有桂岭好？老人家住喺箇呢最舒服。（哪里的空气有桂岭的好？老人家住在这里最舒服。）

(19) 乌堵箇老世无是很小气？（哪里的老板不是这么小气？）

“乌堵”做状语只能用于反问句，例如：

(20) 他屋里三个鬼儿读书，乌堵定有银纸哦？（他家里三个小鬼读书，哪里还有钱啊？）

“乌堵”原本只是用于询问处所的疑问代词，但进入反问句之后，否定语义越来越凸显，在反问句中表示处所的意义就逐渐隐退、淡化了，如例(20)，表示的实际意思是“根本没有钱”。

5.1.1.3 “乌刺”类

“乌刺[u⁵⁵ la⁵⁵]”相当于普通话的“哪个、哪些”，表示要求在同类事物中加以确指或指别，在反问句主要用作定语。例如：

(21) 乌刺衫裤无是我帮你图箇？我分分纸都分过你。（哪些衣服不是我给你买的？我每分钱都给你了。）

(22) 改喺改？乌刺叫你搞错咧？（改什么改？谁叫你搞错啊？）

在上述例句中，说话人认为，同类事物中没有任何一项符合句子内容的要求，“乌刺”相当于“哪一个都不……”，如例(21)意思是“所有的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例“22”的意思是“没有谁叫你搞错”。

5.1.1.4 “乌+量词”类

“乌[u⁵⁵]”是贺州“本地话”中常用的疑问语素，可以跟量词组合成表疑问的短语来发问，用在反问句中时，“乌[u⁵⁵] +量词”构成的短语主要用作状语，

这跟用在特指疑问句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例如：

- (23) 衫裤鸟次无是我洗咧？（衣服哪次不是我洗啊？）
 (24) 吾婆鸟日无是六点钟起身哦？（妈妈哪天不是六点钟就起床了？）

“鸟”表示要求在同类事物中加以确指或、指别，用在反问句中时，表示发问人认为同类事物中没有任何一项符合句子内容的要求，如例(23)(24)分别相当于“没有哪次”、“没有哪天”。

5.1.2 “嗦”类

5.1.2.1 “嗦\什么”类

跟在疑问句中相同，贺州“本地话”反问句中的“嗦[ʃuo³⁵]＼什么[fɪ³³ muot⁵¹]”可以充当宾语和定语；不能充当主语。

①作宾语。例如：

- (25) 你重唸嚨堵喫嗦？你定曾分上个礼拜箇早餐钱！（你还想在这里吃什么？你还没有给上个星期的早餐钱！）
 (26) 你重识讲什么？无论你讲什么都无会再信你。（你还能说什么？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相信你。）
 (27) 瞒嚨瞞？我又无捨你箇东西。（看什么看？我又没有拿你的东西。）

②作定语。例如：

- (28) 我什么世面无见过咧？你无要蒙我。（我什么世面没见过？你不要骗我。）
 (29) 瞒嚨箇电影？明朝早箇考试你准备好咯咩？（看什么电影？明天早上的考试你准备好了？）

- (30) 读书开嗦小差咧？要专心学习。（看书的时候开什么小差？要专心学习。）

上述例中的“嗦\什么”是无指的，表示在说话人看来，在特定的范围里，没有任何事物符合句子内容的要求，“嗦\什么”相当于普通话的“什么东西都不……”或“没有任何东西”。如例(25)相当于“你在这里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例(27)相当于“你没必要看任何东西”。

5.1.2.2 “做嚟”类

跟疑问句中一样，“做嚟[tu⁵⁵]fuo³⁵”在反问句中也是位于动词前做状语。例如：

(31) 你是做嚟要留他咧？大众都无钟意佢。（你为什么要留他下来呢？大都不喜欢他。）

(32) 做嚟又无喫饭啊？头先又话是肚饥。（为什么不吃饭啊？刚才又说肚子饿。）

反问句中的“做嚟”询问某人做什么事，大多有“不该”、“没理由这么做”的意思，如例(31)意思是“你没有理由留他下来”；例(32)的意思是“肚子饿应该吃饭啊”。

5.1.2.3 “嚟+（量词）+NP”类

“嚟[fuo³⁵]”是贺州“本地话”中指代事物的常用疑问语素，这里的“NP”如果是可数名词，则“嚟”后面要出现量词，例如：

(33) 我嚟世面无见过咧？（我什么世面没见过？）

(34) 上嚟箇网？你成绩很好啊？（上什么网？膜学习成绩很好了吗？）

(35) 上课开嚟小差咧？（上课开什么小差？）

(36) 是嚟个斯文人？斯文人无使喫饭咩？（是什么个斯文人？斯文人不用吃饭了吗？）

这里的“嚟”也是询问事物，表示在发问人看来，在某个范围内，没有任何事物符合句子内容的要求，意思是“什么事物都不”或“没有什么事物”。

5.1.3 “怎样/怎样子”类

跟疑问句中一样，“怎样[tʃuon⁵⁵]nian³⁵]”、“怎样子[tʃuon⁵⁵]nian³⁵]ti⁵⁵]”在反问句中也是位于动词前做状语。例如：

(29) 佢屋里三个小孩儿读书，怎样定有银纸哦？（他家里三个小孩读书，怎么还有钱？）

(30) 佢都啼哭了，我怎样定能够无帮忙哦？（她都哭起来了，我怎么还能够不帮忙？）

(31) 我怎样无能够振你啊？我是你吾婆，就是要教训你！（我怎么不能打你啊？我是你妈，就是要教训你！）

“怎样、怎么样”在贺州“本地话”里原本是询问“方式或情状”的疑问代词，用在反问句中，“怎样、怎么样”表示“没有办法”、“没有理由”、“没有可能”的意思，如例(29)意思是“没有可能还会有钱”；例(30)意思是“没有理由不帮忙”；例(31)意思是“没有理由不能打你”。

5.2 是非型反问句

贺州“本地话”中的是非问句带上疑问语气后也能用作反问句，根据其构成的特点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类别。

5.2.1 “无一定”类

“无一定”在句中充当状语，用来加强反问语气，例如：

(32) 连佢都感冒了，你的体质无一定比佢好吧？（连他都感冒了，你的体质不一定比他好吧？）（=你的体质肯定不比他好。）

(33) 他讲箇无一定是真箇吧？（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吧？）（=他说的肯定时假的。）

5.2.2 “难道”类

“难道”主要用在是非型反问句中以加强反问语气，例如：

(34) 你能够肯定，难道你亲眼睇见了咩？（你能够这么肯定，难道你亲眼看见了吗？）（=你没有亲眼看见。）

(35) 灯都无着，难道无是停电了咩？（灯都不亮，难道不是停电了吗？）（=的确是停电了。）

如果去掉“难道”，则句子的反问语气会有所削弱。

5.2.3 “定”类

“定[tʃin¹³²]”相当于普通话的“还”，用在反问句中，也起到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例如：

(36) 自己都领工资了，定向屋里要银纸？（自己都拿工资了，还向家里要

钱？）

（37）自己都做无到，定要求人家？（自己都做不到，还要求别人？）

（38）无喫饭，定无睡觉啊？（不吃饭，还不去睡觉啊？）

（39）他喫饭少，一碗饭都喫无齐，定话喫两碗？（他饭量小，一碗饭都吃不完，还说吃两碗？）

（40）够读高中的人了，定很无懂事。（快上高中的人了，还非常不懂事？）

“定”表示后面出现的事情不该继续，行为动作的范围不该扩大或者数量、程度等不该增加。如例（36）表示“向家里要钱的做法不该继续”，例（39）表示“饭的数量不该增加”。

5.3 正反型反问句

贺州“本地话”的正反型反问句主要有两种小类：否定前项也就肯定了后项；否定后项也就肯定了前项，例如：

（41）混日喺讲，啰嗦无啰嗦咧？（整天在说，啰嗦不啰嗦啊？）

（42）讲咯搵刺次都记无稳，你讲我火起无？（讲了多少次都记不住，你说我恼火不？）

（43）大众都喺做工，你喺箇堵睡大觉，好意思无？（大家都在干活，你在这里睡大觉，好意思不？）

例（41）是肯定了前项“啰嗦”，否定了后项“不啰嗦”；例（42）（43）虽然形式上只存在着前项，但在语义上隐含一个后项，而且这个后项可以补充还原出来，例（42）肯定了前项“火起”，否定了后项；例（43）否定了前项“好意思”，肯定了后项“无好意思”，这句正反问句的句式是“S，好意思无？”，这是一种唯反问句用法的正反问句式，“好意思无”只能用在反问句中。

5.4 选择型反问句

（44）是银纸重要？净是屋里人重要咧？（是钱重要？还是家里人重要？）

（45）讲话比老师重大声，是老师讲课，重是你讲课咧？（说话声比老师的还大，是老师讲课，还是你讲课啊？）

（46）你到底是係堵讲佢定是讲我？（你到底是在说他还是说我？）

（47）是无分你喫？定是无分你着？你定要发脾气！（是没给你吃？还是没给你穿？你还要发脾气！）

贺州“本地话”的选择型反问句的选择项一般只有两项，具体的语义倾向可以有：否定前项也就肯定了后项，如例（44）不言而喻；例（46）是在指桑骂槐；否定后项也就肯定了前项，如例（45）；前后项都被否定，如例（47）。

第六章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

与普通话、广州话疑问句的比较

6.1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普通话疑问句的比较

6.1.1 疑问表达手段的比较

(1) 在语音手段方面，普通话中，在一个陈述句的基础上加上上升语调，就可以构成表达一般询问的是非问句。而贺州“本地话”中则存在上扬与低平两种疑问语调，但是贺州“本地话”较少使用单纯靠语音手段构成的疑问句，这样发问通常会给对方留下态度生硬、不友好的印象。

(2) 在词汇手段方面，贺州“本地话”常用的疑问语气词和疑问代词在形式上与普通话大多不相同，且使用的环境不相同。如：普通话的疑问语气词主要是“吗”、“呢”和“吧”三个；“吗”用在是非疑问句中，“呢”用在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中，“吧”用在是非问句中表示半信半疑，有猜度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常用于疑问句末的非疑问语气词“啊”。而在贺州“本地话”中常用的疑问语气词有：呢[ni³⁵]、咧[lɛ³³]、啊[a³³]、咖[ka³³]、吧[pa³³]、咩[mɛ³⁵]、啦[la²¹]和呀[jia³³]等，但没有与普通话“吗”对应的疑问语气词。

普通话与贺州“本地话”疑问语气词的使用对比情况可以列为下表：

普通话的 疑问语气词	贺州“本地话”的 疑问语气词	疑问句式
吗、吧	啊[a ³³]、吧[pa ³³]、咩[mɛ ³⁵]、 啦[la ²¹]、呀[jia ³³]	是非问句
呢	呢[ni ³⁵]、咧[lɛ ³³]	特指问句
呢	啊[a ³³]、咧[lɛ ³³]	选择问句
呢	啊[a ³³]、咧[lɛ ³³]、咖[ka ³³]	正反问句

贺州“本地话”疑问代词的使用与普通话有明显的差异，我们试列表说明：

疑问内容	疑问代词		普通话相对应的 词
	独立式	组合式	
问事物	嚟[ʃuo ³⁵] / 什么[fɪ ³³ muot ⁵]		什么

问人	鸟头[u ⁵⁵ tou ²⁴]			谁/什么人
问处所	鸟堵[u ⁵⁵ lu ⁵⁵]			哪里、哪儿、哪/什么地方
问时间	时点	几时[ki ⁵⁵ i ³⁵]/ 几时候 [ki ⁵⁵ i ³⁵ hou ³⁵]/ 鸟时[u ⁵⁵ i ³⁵]/ 鸟瞬[u ⁵⁵ ion ²¹⁴]	鸟[u ⁵⁵]+名词/ 嗦(箇)时候 [fuo ³⁵ i ³⁵ hou ³⁵]	多会儿/什么时候
	时段	搵久 [uən ⁵⁵ kou ⁵⁵]	鸟[u ⁵⁵]+数量词	多久
问数量	几 1[ki ⁵⁵], 几多[ki ⁵⁵ tuo ³⁴], 搵刺[uən ⁵⁵ la ⁵⁵]			几、多少
问程度	几 2[ki ⁵⁵]			多
问方式或情状	怎样[tʃhuon ⁵⁵ nian ³⁵]/ 怎么样 [tʃhuon ⁵⁵ nian ³⁵ ti ⁵⁵]			怎么、怎么样
问原因			做嗦[tu ⁵⁵ fuo ³⁵]	为什么、怎么、 干什么、干嘛
问确指的人或事物	单数		鸟[u ⁵⁵]+量词/数 量词	哪+量词/数量词
	复数	鸟刺[u ⁵⁵ la ⁵⁵]		哪些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只有问数量的代词“几 1”与普通话中对应的词形完全相同，其余的疑问代词与普通话不同，但是其表示的意义与用法跟普通话很接近。

6.1.2 疑问句的类型比较

6.1.2.1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特指问句的比较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特指问句的次类划分是一致的，都存在用疑问代词发问的一般格式和不用疑问代词发问的省略式两大类。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特指问句的区别主要在于疑问代词和疑问语气词的使用有较大差异，如下表所示的问句：

贺州“本地话”	普通话
你讲得很啱，你重识讲嗦咧？	你说得很好，你还能说什么呢？

头先鸟头讲熟落水啊?	刚才谁说会下雨的?
鸟堵有果子卖?	哪里有水果卖?
电影几时映咧?	电影什么时候放映啊?
几时候是学熟煮饭咧/啊?	什么时候能学会做饭啊?
电影嗦时候开始啊?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
鸟几日箇天气最热?	哪几天的天气最热?
你刺搵久转屋一次?	你多久回家一趟?
你图开几多股票?	你买了多少股票?
你屋里养有几头狗?	你家里养了几只小狗啊?
佢花了搵刺心血定是有今日箇日子?	她花了多少心血才过上今天的日子?
阿件衫有几靓啊?	这件衣服有多漂亮?

在由疑问代词发问的一般疑问句式里,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的疑问焦点相同,都是疑问代词,问句都是要求就代词所指的内容作答,但对语调的选择有所不同,普通话中一般格式的疑问句如果不使用语气词或使用语气词“啊”,句调可升可降,如果使用语气词“呢”,句调只能用升调。贺州“本地话”中一般格式的疑问句不管是否使用语气词,句调都较为灵活,可升可降。

6.1.2.2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是非问句的比较

跟普通话一样,贺州“本地话”中也存在单纯通过语音手段表达疑问信息的是非问句,但这种语调型是非问的疑问程度很低。“S+吧[pa³]”句式和“S+啊[a³]”句式也是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共有的是非问句式,这些是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是非问句构成规则较为一致的地方;二者的区别,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第一,普通话语调型是非问只存在上升句调一种表达疑问的语调,而贺州“本地话”语调型是非问则存在上扬(“↗”)和低平(“→”)两种疑问语调。普通话是非问如果使用了语气词表疑问,则句调不做要求,表现比较灵活;贺州“本地话”是非问在使用句末语气词表示疑问时,句末一般会使用低平句调来配合表示疑问。例如:

普通话:

你明天要走? (↗)

你明天要走吗? (↗或→)

你明天要走吧? (→或↘) (“↘”指降调)

贺州“本地话”：

你明日要走？（↗）（诧异）

你明日要走？（→）（求证）

你明日要走啊？（→）（揣测）

你明日要走吧？（→）（求证）

第二，在语气词的选择上，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都有语气词“吧”、“啊”，但其作用并不对等。普通话的是非问常用疑问语气词“吗”表疑问，贺州“本地话”常用“啊”、“吧”、“咧”、“啦”、“呀”等，没有与普通话“吗”对应的疑问语气词。在进一步考察后发现，在肯定形式的是非问句中，贺州“本地话”的“啊”与普通话的“吗”表达的疑问程度不同，贺州“本地话”中“S+啊”式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要低于普通话“吗”字是非问句；但如果问句是否定形式，那么贺州“本地话”的“啊”的询问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吗”，例如：

普通话：他不过来吗？→他不过来，是吗？

贺州“本地话”：佢无过来啊？→佢无过来，是无？

肯定形式中的“啊”则不同于普通话的“吗”，例如：

普通话：他过来吗？他过来不过来？（一般询问）

贺州“本地话”：佢过来啊？佢是无是要过来？（求证）

“S+吗”式是非问句在贺州“本地话”中并不存在，与普通话中肯定形式的“吗”字是非问句对应的是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

6.1.2.3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正反问句的比较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正反问句的区别首先在于否定词不同，普通话正反问句使用否定词“不”和“没有”，普通话的“VP 不”用于未然态的正反问句，而“VP 没有”用于已然态的正反问句，两种问句有着较为严格的时态上的对立；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的否定词是“无”和“曾”，而两者入句后形成的“VP 无”与“VP 曾”正反问句并不构成严格的时态上的对立，“V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可以用来询问未然事件、已然事件、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以及人的意愿；“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既可以询问某种事件是否完成，还可以询问某种事件是否要发生。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正反问句在句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是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正反问句的对照表：

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	普通话正反问句
①VP 无 VP+（语气词）？	
V 无 V+（语气词）？	V 不 V 呢？
佢重去无去咖？	他还去不去啊？

A 无 AB+ (语气词) ? 箇件衫褪无褪色? AB 无 AB+ (语气词) ? 佢承认无承认咧? V 无 V0+ (语气词) ? 你钟无钟意箇件衫啊? aux 无 aux+VP+ (语气词) ? 箇句话应无应该讲咧? A 无 A+VP+ (语气词) ? 你急无急住转屋啊? V 无 V 得+ (语气词) ? 箇种果子喫无喫得咧? V 无 V 得 C+ (语气词) ? 坐得咁远睇无睇得见电视啊? V 得 A 无 A+ (语气词) ? 你住得离学校远无远?	A 不 AB? 这件衣服褪不褪色? AB 不 AB? 他承认不承认? V 不 V0? 你喜不喜欢这件衣服? aux 不 aux+VP? 这句话该不该说呢? VP 吗? 你急着回家吗? aux 不 aux+VP? 这种果子能不能吃? aux 不 aux+VP? 坐得那么远能不能看得见电视? V 得 A 不 A? \ V 得 A 吗? 你住得离学校远不远?
② VP 无+ (语气词) ? V 无+ (语气词) ? 教室里面冷无咧? V0 无+ (语气词) ? 你去过桂林无咧? V 得 C (O) 无+ (语气词) ? 阿件衫重洗得净无? VP 曾+ (语气词) ? 喫饱曾咧?	VP 不 VP? 教室里面冷不冷? VP 不 VP? 你去没去过桂林? aux 不 aux+VP? 那件衣服还能不能洗干净? VP 吗? 吃饱了吗?
③ 特殊正反问句 是无是 VP+ (语气词) ? 是无是 (要\想) VP+ (语气词) ? 是无是想\要屙屎啊? 是无是 VP+X 了? 佢是无是去开读书了? 是无是+定+曾 VP+X+ (语气词) ? 你是无是定曾记清楚我讲箇话啊? 有无有 NP+ (语气词) ?	是不是 (要\想) VP? 是不是想上厕所? 是不是 VP+X 了? 他是不是去上学了? 是不是还没有 VP+X? 你是不是还没有记住我说的话? 有没有 NP+?

你有无有银纸啊?	你有没有钱啊?
是 X 无箇?	是 X 的不是 X 的?
本书是你无箇?	这本书是你的不?
有 NP 无箇?	有 NP 没有 NP?
你有银纸无有银纸箇?	你有钱没有钱?
附加问	
S, 是无 (+语气词) ?	S, 是不是?
吾爸明日会转屋, 是无?	爸爸明天会回家, 是不是?
S, 好\可以无 (+语气词) ?	S, 好不好\可不可以?
无要同老兄撅架, 好\可以无咧?	不要跟哥哥打架, 可不可以\好不好?

从句式上来说, 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正反问句都有“VP-Neg-VP”式和“VP-Neg”式以及几类句式较为特殊的格式, 但正反问句内部小类有所不同。

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末通常出现语气词“咧”、“啊”等以舒缓语气, 普通话则很少带上语气词。

6.1.2.4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选择问句的比较

在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中, 常用的关联词语为“是[ʃi²⁴]”、“定是[tʃin¹³²ʃi²⁴]＼咖是[ka²¹⁴ʃi²⁴]”和“或者”, 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搭配使用, 既可以单用“是”, 也可以单用“定是＼咖是”, 甚至在回声问中使用选择问句还可以不使用关联词语, 这一点与普通话相同; 但是关联词语“或者”必须与“定是＼咖是”搭配使用, 使用关联词“或者”的时候, 话语的书面色彩稍浓些。而普通话选择问中的关联词语是“是……还是……”, 一般都要搭配使用, 如果单用的话, 只能单用“还是”, 不能单用“是”。我们将贺州“本地话”中常见的选择问句式与普通话比较:

贺州“本地话”	普通话
你讲箇是真箇定是假箇?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讲箇真箇是假箇?	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你讲箇是真箇假箇?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甲: 我老兄讨老婆了!	甲: 我哥哥娶媳妇儿了!
乙: 真箇假箇?	乙: 真的假的?
你要白箇定是黑箇? 或者是红箇?	你要白的还是黑的? 或者是红的?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中, 还存在着谓语动词的肯定和否定并列出现的句式, 例如:

明日你去是无去？（明天你去还是不去？）

箇件衫到底你要无要？（那件衣服到底你要还是不要？）

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的选择问句的疑问焦点基本相同，都在“A还是B”、“A或者B”格式中，只是句调和语气词的选择不同，普通话的选择问句句调可平可升，贺州“本地话”是可平可降。在句末语气词的选择上，普通话和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都可以不使用语气词；普通话可以用“啊”及其变体“呀”、“哇”、“哪”等，更常用的是“呢”，“呢”既可以用在句尾，也可以用在句中，例如：

是他帮你还是你帮他啊？

这是羊还是猪哇？

那是鹿还是驴呀？

你想不想看哪？

你的生日是明天还是后天呢？

你的生日是明天呢还是后天？

你的生日是明天呢还是后天呢？

你的生日是明天还是后天？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常用语气词有“咧”、“啊”、“呢”等，这些语气词只能出现在句末，“啊”和“咧”能使句子语气变得舒缓，语气词一般只出现在多项选择问句的最后一个选择项的句末。例如：

是佢搞错定是你搞错咧？（是他弄错了还是你弄错了？）

是你箇同学定是佢箇同学啊？（是你的同学还是他的同学？）

这次出差是去广州定是去上海呢？（这次出差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6.2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的比较

在日常生活中，操贺州“本地话”与操广州话的人群可以使用这两种语言进行较为顺畅的交流；通过调查和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下文将对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进行比较分析。

6.2.1 疑问表达手段的比较

(1) 在语音手段方面，在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中都存在上扬（“↗”）与低平（“→”）两种疑问语调，但是广州话疑问句中的低平语调一般要结合“啊、咋、啦、（口架）”等广州话中的非疑问语气词一起使用，“低平语调以‘覆盖叠’

加’的方式把语气助词‘啊、咋、啦、（口架）’等的原字调（33）覆盖了”^①，而贺州“本地话”中的低平疑问语调则不受此限制。相比广州话，贺州“本地话”较少使用单纯靠语音手段构成的疑问句，这样发问通常会给对方留下态度生硬、不友好的印象。

(2) 在词汇手段方面，贺州“本地话”常用的疑问语气词和疑问代词在形式上及使用的环境上与广州话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广州话的疑问语气词主要有呢[nɛ³³]、嘛[ma³³]、嗬[hɔ³⁵]、𠵼[kwa³³]、咩[mɛ⁵⁵]、咧₁[lɛ¹³]、咧₂[lɛ²¹]等，还有一个非疑问语气词啊[a³³]；而在贺州“本地话”中常用的疑问语气词有：呢[ni³³]、咧[lɛ³³]、啊[a³³]、咖[ka³³]、吧[pa³³]、咩[mɛ³⁵]、啦[la²¹]和呀[jia³³]等。

广州话与贺州“本地话”疑问语气词的使用对比情况可以列为下表：

疑问句式	广州话的 疑问语气词	贺州“本地话”的 疑问语气词
是非问句	嘛[ma ³³]、嗬[hɔ ³⁵]、𠵼[kwa ³³]、咩[mɛ ⁵⁵]、咧 ₁ [lɛ ¹³]、咧 ₂ [lɛ ²¹]	啊[a ³³]、吧[pa ³³]、咩[mɛ ³⁵]、啦[la ²¹]、呀[jia ³³]
特指问句	呢[nɛ ³³]	呢[ni ³³]、咧[lɛ ³³]
选择问句	呢[nɛ ³³]	啊[a ³³]、咧[lɛ ³³]
正反问句	呢[nɛ ³³]	啊[a ³³]、咧[lɛ ³³]、咖[ka ³³]

贺州“本地话”疑问代词与广州话的疑问代词之间的差异与对应关系，我们试列表说明：

询问 的 内容	贺州本地话		广州话	
	独立式	组合式	独立式	组合运用
问事物	嚟[ʃuo ³⁵] / 什么[ʃi ³³ muo ⁵]		乜嘢[met ⁵⁵ jet ¹³]、 乜[met ⁵⁵]	
问人	鸟头[u ⁵⁵ tou ²⁴]		边个[pin ⁵⁵ kɔ ³³]	乜嘢人 [met ⁵⁵ jet ¹³ jen ²¹]
问处所	鸟堵[u ⁵⁵ lu ⁵⁵]		边度[pin ⁵⁵ tou ²²]、 边处[pin ⁵⁵ sy ³³]、 边 ₂ [pin ⁵⁵]	乜嘢定方 [met ⁵⁵ jet ¹³ tɛŋ ²² fɔŋ ⁵⁵]
问时间	时点 几时[ki ⁵⁵ si ³⁵] 几时候	鸟[u ⁵⁵]+名词/ 嚟(箇)时候	时点 几时 [kei ³⁵ si ²¹]	乜嘢时候 [met ⁵⁵ jet ¹³ si ²¹]

^① 彭小川 2010 粤方言(广州话)疑问范畴研究.《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第109页。

		[ki ⁵⁵ ji ³⁵ hou ³⁵] / 鸟时[u ⁵⁵ ji ³⁵] / 鸟瞬[u ⁵⁵ jon ²¹⁴]	[fuo ³⁵ ji ³⁵ hou ³⁵]			heu ²²
	时段	搵久 [uən ⁵⁵ kou ⁵⁵]	鸟[u ⁵⁵]+数量词	时段	几耐 [kei ³⁵ nɔi ²²]	
问数量		几 1[ki ⁵⁵] 几多[ki ⁵⁵ tuo ³⁴] 搵刺[uən ⁵⁵ la ⁵⁵]		几 1[kei ³⁵] 几多[kei ³⁵ tɔ ⁵⁵]		
问程度		几 2[ki ⁵⁵]		几 2[kei ³⁵]		
问方式或情状		怎样[tʃhuon ⁵⁵ nian ³⁵] / 怎样子[tʃhuon ⁵⁵ nian ³⁵ ti ⁵⁵]		点[tim ³⁵] 点样[tim ³⁵ jɔŋ ²²]		
问原因			做嚟 [tu ⁵⁵ fuo ³⁵]	点解[tim ³⁵ kai ³⁵] 乜 2[met ⁵⁵]	做乜 [tsou ²² met ⁵⁵] 为乜嘢 [wei ²² met ⁵⁵ jet ¹³]	
问确指的人或事物	单数		鸟[u ⁵⁵]+量词/ 数量词		边 1[pin ⁵⁵]+量词/数量词	
	复数	鸟刺 [u ⁵⁵ la ⁵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贺州“本地话”与广州都存在着独立式与组合式两种形式的疑问代词；问时点的代词“几时”、问数量的代词“几 1、几多”及问程度的“几 2”与广州话中对应的词形完全相同，读音虽有不同但也很接近；其余疑问代词的形式与广州话的不同，但是贺州“本地话”的疑问代词表示的意义与用法跟广州话都很接近。

6.2.2 疑问句的类型比较

6.2.2.1 贺州“本地话”特指向句与广州话特指向句的比较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特指向句的次类划分是一致的，都存在用疑问代词发问的一般格式和不用疑问代词发问的省略式两大类，在句式结构、功能上也较为一致，主要区别在于疑问代词的使用有较大差异，相比普通话，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在一般格式的特指向句末更常使用语气词“啊”，贺州“本地话”有时使用“咧”，其意义和功能与“啊”相同。如下表所示的问句：

广州话	贺州“本地话”	普通话
你说得好啱，你重识得讲乜嘢啊？	你讲得很啱，你重识讲嘛咧？	你说得很好，你还能说什么呢？
啱先边个讲会落水啊？	头先鸟头讲熟落水啊？	刚才谁说会下雨的？
边度有水果卖？	鸟堵有果子卖？	哪里有水果卖？
电影乜嘢时候开始映啊？	电影几时映咧？	电影什么时候放映啊？
乜嘢时候能够学会煮饭啊？	几时候是学熟煮饭咧/啊？	什么时候能学会做饭啊？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	电影嘛时候开始啊？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
边几日的天气最热？	鸟几日箇天气最热？	哪几天的天气最热？
你几耐返屋一次？	你刺搵久转屋一次？	你多久回家一趟？
你买咗几多股票？	你图开几多股票？	你买了多少股票？
你屋里面养咗几多狗啊？	你屋里养有几头狗咧？	你家里养了几只小狗？
她花咗几多心机净有今日嘅日子？	佢花了搵刺心血定是有今日箇日子？	她花了多少心血才过上今天的日子？
件衫有几靚啊？	阿件衫有几靚啊？	这件衣服有多漂亮？

在由疑问代词发问的一般疑问句式里，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的疑问焦点相同，都是疑问代词，问句都是要求就代词所指的内容作答；对语调的选择也颇为相似，一般格式的疑问句不管是否使用语气词，句调都较为灵活，可升可降。

在不用疑问代词发问的省略式发问的疑问句方面，贺州“本地话”的基本格式有：“NP+呢[ni³³]/咧[lε³³]？”、“VP+呢[ni³³]/咧[lε³³]？”和“VP+箇[ko³³]？”；广州话的基本格式有：“NP+呢[nε³³]？”、“VP+呢[nε³³]？”和“VP+嘅[kε³³]？”。两种方言中的句式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贺州“本地话”特指向句的简略格式比广州话多了一个语气词“咧[lε³³]”；“呢”在两种方言中的读音有所不同：在贺州“本地话”的“NP+呢/咧？”和“VP+呢/咧？”两种格式里的语气词“呢”和“咧”用法相当，语义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呢”的使用频率比“咧”要高。

贺州“本地话”的“箇[ko³³]”与广州话的“嘅[kε³³]”读音不同，但意义和功用基本一致。“VP+箇[ko³³]？”和“VP+嘅[kε³³]？”都是针对本格式中隐含的焦点提问，而且还针对焦点表达了因对眼前的情况感到困惑而要求对方解释原因的情态。

广州话与贺州“本地话”中的三种省略式特指用问句的用法分别一一对应，

例如：

广州话	贺州“本地话”	普通话
我放假要返屋，你呢？	我放假要转屋，你呢/咧？	我放假要回家，你放假计划做什么？
听朝早落水呢？	明朝早落水呢/咧？	要是明天下雨怎么办？
你行路来嘅？	你行路来箇？	你怎么走路来？
净得斤八两酒嘅？	净得斤八两酒箇？	怎么只有一斤八两的酒？
你个眼珠是红嘅？	你箇眼珠是红箇？	你的眼睛怎么是红色的？

广州话与贺州“本地话”中的简略格式特指问句都要结合实际语境才能理解具体意义，疑问点由语境决定，句调大多使用升调。

6.2.2.2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是非问句的比较

跟贺州“本地话”一样，广州话中也存在单纯通过语音手段表达疑问信息的是非问句，都存在上扬（“↗”）和低平（“→”）两种疑问语调，疑问程度也都较低，上扬（“↗”）语调都主要用来表示诧异、反诘的语气，在句末出现语气词时，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是非问句都常用低平（“→”）语调。句末语气词“啊[a³]”、“咩、咧”是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共有的常用语气词，但是“咩”在贺州“本地话”中读音是“[mε⁵]”，在广州话中读音是“[mε⁵]”；“咧”在贺州“本地话”中读音是“[lε³]”，在广州话中读音是“[lε¹³]”和“[lε²¹]”，分别对应不同的词；这些是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是非问句构成规则较为一致的地方；二者的区别，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第一，广州话中的低平（“→”）疑问语调必须要跟疑问语气词或非疑问语气词“啊、咩、啦、（口架）”等配合使用，单独使用低平（“→”）语调不表示疑问。而贺州“本地话”中的低平（“→”）语调可以单独用来表示疑问。例如：

广州话：

你明天要走。（→）（陈述语气）

贺州“本地话”：

你明日要走？（→）（求证性询问语气）

第二，广州话中有“S+嘛[mə³]？”、“S+啊？”、“S+咧 1[lε¹³]？”、“S+咧 2[lε²¹]？”、“S+嗬[h³]？”、“S+𠵼[kwa³]？”、“S+咩[mε⁵]？”、“S+↗？”等是非问句式；贺州“本地话”中有“S+→？”、“S+啦[lə²¹]呀[jia³³]？”、“S+吧 1[pa³³]？”、“S+咧[lε³]？”、“S+啊[a³]？”、“S+吧 2[pa³³]？”、“S+吧 3[pa³³]？”、“S+↗？”、“S+咩[mε⁵]？”等是非问句式。其中，两种方言中的“S+啊？”、“S+↗？”、“S+咩？”三种句式的功能是一致的；

广州话中的“S+嘛[ma³³]？”句式的肯定形式部分对应普通话中的“S+吗？”，在贺州“本地话”中没有对应的句式，其否定形式对应贺州“本地话”中的“S+啊[a³³]？”，例如：

广州话：老细同意嘛？

普通话：老板同意吗？

广州话：你唔返嚟嘛？

贺州“本地话”：你无转来啊？

广州话中的“S+咧 2[lɛ²¹]？”对应贺州“本地话”中的“S+吧 3[pa³³]？”；“S+嗬[hɔ³⁵]？”对应贺州“本地话”中的“S+吧 1[pa³³]？”；“S+咧 1[lɛ¹³]？”对应贺州“本地话”的“S+咧[lɛ³³]？”；“S+唔[kwa³³]？”对应贺州“本地话”中的“S+吧 2[pa³³]？”。

6.2.2.3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正反问句的比较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正反问句的区别首先在于否定词不同，广州话正反问句使用否定词“唔”（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冇”（相当于普通话的“没有”）、“未”（相当于普通话的“没有”）、“唔曾”（相当于普通话的“没有”）和“未曾”（相当于普通话的“没有”），广州话的“VP 唔 VP”、“VP 冇”用于未然态的正反问句，而“冇冇 VP”、“VP 未”、“VP 唔曾”和“VP 未曾”用于已然态的正反问句，“VP 唔 VP”和“VP 冇”两种句式与其余几种句式有着较为严格的时态上的对立；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的否定词是“无”和“（无）曾”，而两者入句后形成的“VP 无”与“VP 曾”正反问句并不构成严格的时态上的对立，“V 无+（语气词）”式正反问句可以用来询问未然事件、已然事件、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以及人的意愿；“VP 曾+语气词”式正反问句既可以询问某种事件是否完成，还可以询问某种事件是否要发生。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正反问句在句式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下面是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正反问句的对照表：

贺州“本地话”正反问句	广州话正反问句
①VP 无 VP+（语气词）？	①VP 无 VP+（语气词）？
V 无 V+（语气词）？	V 不 V+（语气词）？
佢重去无去咖？	佢重去唔去啊？
A 无 AB+（语气词）？	A 嘴 AB+（语气词）？
箇件衫褪无褪色？	个件衫褪唔褪色？
AB 无 AB+（语气词）？	A 嘴 AB+（语气词）？
佢承认无承认咧？	他承唔承认啊？
V 无 VO+（语气词）？	V 嘴 VO+（语气词）？

你钟无钟意箇件衫啊? aux 无 aux+VP+（语气词）？ 箇句话应无应该讲咧? A 无 A+VP+（语气词）？ 你急无急住转屋啊? V 无 V 得+（语气词）？ 箇种果子喫无喫得咧? V 无 V 得 C+（语气词）？ 坐得咁远睇无睇得见电视啊? V 得 A 无 A+（语气词）？ 你住得离学校远无远?	你钟无钟意个件衫啊? aux 无 aux+VP+（语气词）？ 个句话应唔应该讲呢? A 嘏 A+VP+（语气词）？ 你急唔急住返屋啊? V 嘏 V 得+（语气词）？ 个种果仔食唔食得啊? V 嘏 V 得 C+（语气词）？ 坐得咁远睇唔睇得见电视啊? V 得 A 嘏 A+（语气词）？ 你住得离学校远唔远?
② VP 无+（语气词）？ V 无+（语气词）？ 教室里面冷无咧? VO 无+（语气词）？ 你去过桂林无咧? V 得 C (O) 无+（语气词）？ 阿件衫重洗得净无? VP 曾+（语气词）？ 喫饱曾咧?	② VP 有? V 有? 教室里面冷冇? VO 无? 你去过桂林冇? V 得 C (O) 无? 阿件衫重洗得净冇? VP 嘏曾\未曾+（语气词）？ 食饱未曾\唔曾咧?
③特殊正反问句 是无是 VP+（语气词）？ 是无是（要\想） VP+（语气词）？ 是无是想\要屙屎啊? 是无是 VP+X 了? 佢是无是去开读书了? 是无是+定+曾 VP+X+（语气词）？ 你是无是定曾记清楚我讲箇话啊? 有无有 NP+（语气词）？ 你有无有银纸啊? 是 X 无箇? 本书是你无箇? 有 NP 无箇? 你有银纸无箇?	係唔係 VP+（语气词）？ 係唔係（要\想） VP? 係唔係要上厕所? 係唔係 VP+X 了? 佢係唔係去咗读书? 係唔係唔曾\未曾 VP+X? 你係唔係唔曾\未曾记住我讲嘅话? 有冇 NP+（语气词）？ 你有冇银纸啊? 是 X 无箇? 本书是你无嘅? 有 NP 无箇? 你有银纸无嘅?

附加问	
S, 是无 (+语气词) ?	S, 係唔係?
吾爸明日会转屋, 是无?	爸爸听日会返嚟, 係唔係?
S, 好\可以无 (+语气词) ?	S, 好唔好\可不可以 (+语气词) ?
无要同老兄撅架, 好\可以无咧?	冇同哥哥打架, 可唔可以\好唔好啊?

从句式上来说, 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正反问句除了否定词的词形不同, 两者间大部分句式的结构都基本一致。

贺州“本地话”的正反问句末通常出现语气词“咧”、“啊”等以舒缓语气, 广州话一般只用语气词“啊”, 而广州话中的“VP冇”句末一般不带语气词。

6.2.2.4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选择问句的比较

在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中, 常用的关联词语为“是[ʃi²⁴]”、“定是[tʃin¹³ʃi²⁴]＼咖是[ka²¹ʃi²⁴]”和“或者[uok²¹tʃiak³⁴]”, 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搭配使用, 既可以单用“是”, 也可以单用“定是＼咖是”, 甚至在回声问中使用选择问句还可以不使用关联词语; 但是关联词语“或者”必须与“定是＼咖是”搭配使用, 使用关联词“或者”的时候, 话语的书面色彩稍浓些。而广州话选择问中的关联词语是“(係)[hei²¹]……定(係)[tʃin³¹hei²¹]……”, 一般都要搭配使用, 有时也能单用“定(係)”, 在回声问中使用选择问句还可以不使用关联词语, 这一点与普通话相同。广州话中还有一种使用“抑或”连接前后项的选择问句, 但这种说法的书面色彩稍浓些。我们将贺州“本地话”中常见的选择问句式与广州话比较:

贺州“本地话”	广州话	普通话
你讲箇是真箇定是假箇?	你讲嘅係真嘅定係假嘅?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讲箇真箇是假箇?	你讲嘅真嘅定係假嘅?	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你讲箇是真箇假箇?	你讲嘅係真嘅定係假嘅?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甲: 我老兄讨老婆了! 乙: 真箇假箇?	甲: 我大佬摆老婆了! 乙: 真嘅假箇嘅?	甲: 我哥哥娶媳妇儿了! 乙: 真的假的?
你要白箇定是黑箇? 或者是红箇?	你要白箇定係黑嘅? 抑或是红嘅?	你要白的还是黑的? 或者是红的?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中, 还存在着谓语动词的肯定和否定并列出现的句式, 例如:

(1) 明日你去是无去? (明天你去还是不去?)

(2) 箇件衫到底你要不要? (那件衣服到底你要还是不要?)

这种句式是广州话所没有的。

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的选择问的疑问焦点基本相同，都在“A还是B”、“A或者\抑或B”格式中；句调相同，广州话和贺州“本地话”的句调都是可平可降。在句末语气词的选择上，广州话和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都可以不使用语气词；广州话可以用“啊”和“呢”，例如：

(3) 係佢搞错定係你搞错啊? (是他弄错了还是你弄错了?) (广州话)

(4) 係你个同学定係佢个同学呢? (是你的同学还是他的同学?) (广州话)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常用语气词有“咧”、“啊”、“呢”等，“啊”和“咧”能使句子语气变得舒缓，语气词一般只出现在多项选择问句的最后一个选择项的句末。例如：

(5) 是佢搞错定是你搞错咧? (是他弄错了还是你弄错了?)

(6) 是你箇同学定是佢箇同学啊? (是你的同学还是他的同学?)

(7) 这次出差是去广州定是去上海呢? (这次出差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广州话和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语气词都只能出现在句末。

6.2.3 从疑问句角度对贺州“本地话”系属问题的探讨

陈小燕（2007）把贺州“本地话”归属粤语，认为：“贺州‘本地话’是一种形成年代较早、保留老粤语特点较多且由于语言接触和渗透的影响而带混合性的方言”^①，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一、贺州“本地话”与粤语（白话）在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若干封闭性词类系统（包括代词系统、量词系统、副词系统、助词系统）等方面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如：贺州“本地话”与粤北（连山）、粤西（怀集）粤语在语音系统上的相似度很高，彼此间音值、音类分浑特征加权平均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85和0.59；在词汇系统方面，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方言特色词语有491个，占总数的46.5%；表单身的三身代词与广州话完全相同；指示人、事物、处所等的代词与粤北（连山）、桂东南（玉林）粤语完全一致，都用“箇”（远指）和“阿”（近指）；与广州话相比词形相同且搭配关系也基本相同的量词占到了47.22%；与广州话相比词形相同且意义和用法也基本相同的副词占到了50%。贺州“本地话”符合陈小燕（2007）所界定的为粤语分区的五项区别性特征^②；二、从地理和移民史背景角度可以找

^① 陈小燕 2007 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第354页。

^② 这五项区别性特征分别是：一、古阳声韵保留-m、-n、-ŋ 韵尾三分；二、古入声韵保留-p、-t、-k 韵尾三分；三、阴入以古韵类为分化条件分为两类；四、古全浊上30%以上今读阳上；五、一批规模不小的“对

到贺州“本地话”归属粤语的依据。秦始皇建立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后，汉人开始南迁到现在的两广地区，汉人多取道湘江、灵渠、漓江，然后经贺江—西江这条水路到达今天的广州，地处贺江之畔的今贺州域当属中原移民进入岭南后首先落脚之地之一。因此，分布于贺江流域的贺州“本地话”与西江—珠江流域的粤语有着共同的渊源。

本文试图从疑问句角度发掘贺州“本地话”归属粤语的一些佐证。根据上文比较研究的结果，我们发现，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6.2.3.1 疑问手段的一致性

在语音手段方面，在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中都存在上扬（“↗”）与低平（“→”）两种疑问语调。

在词汇手段方面，贺州“本地话”常用的疑问语气词和疑问代词在形式上及使用的环境上与广州话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广州话的疑问语气词与贺州“本地话”中常用的疑问语气词相同或相似的有：呢[nɛ³³]与呢[ni³⁵]、咧[lɛ³³]与咧₁[lɛ¹³]和咧₂[lɛ²¹]、咩[mɛ⁵⁵]与咩[mɛ³⁵]等。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都存在着独立式与组合式两种形式的疑问代词；问时点的代词“几时”、问数量的代词“几₁、几多”及问程度的“几₂”与广州话中对应的词形完全相同，读音在韵母方面稍有差异；其余疑问代词的形式虽与广州话的不同，但是表示的意义与用法跟广州话很接近。

6.2.3.2 疑问句式的一致性

①特指问句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特指问句的次类划分相一致，都存在用疑问代词发问的一般格式和不用疑问代词发问的省略式两大类，在句式结构、功能、疑问焦点、句末语调及句末语气词的使用上也较为一致。

②是非问句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都也存在单纯通过语音手段表达疑问信息的是非问句，都存在上扬（“↗”）和低平（“→”）两种疑问语调，疑问程度也都较低，上扬（“↗”）语调都主要用来表示诧异、反诘的语气，在句末出现语气词时，贺州

内基本一致、对外相对特殊”的方言特征词。

“本地话”与广州话是非问句都常用低平（“→”）语调。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是非问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常用句末语气词“啊[a³³]、咩、咧”。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中的“S+啊？”、“S+↗？”、“S+咩？”三种句式的功能是一致的。

③正反问

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正反问句从句式上来说，都有“VP-Neg-VP”式和“VP-Neg”式正反问句及形式意义相近的特殊疑问句，句末都常使用语气词“啊”等以舒缓语气。

④选择问

贺州“本地话”选择问句与广州话选择问句有着结构相同的句式，即都使用关联词语连接前后选择项或多项选择项，常用的关联词语分别为“定是[tʃin¹³²ʃi²⁴]”和“定(係)[tʃin³¹hei²¹]”，这两个关联词语具有意义相同的语素“定”，读音稍有差异。

贺州“本地话”和普通话的选择问的疑问焦点基本相同，都在“A还是B”、“A或者\抑或B”格式中；句调都是可平可降。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的选择问句都可用可不用句末语气词，且选择问句中的语气词都只能出现在句末；若使用句末语气词，贺州“本地话”和广州话都可以用“啊”和“呢”。

由上可见，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是，由于贺州与广州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通与经济往来，现今，在贺州市内约有4万人操八步白话（八步白话主要由明清之际广东南海、番禺、三水、花县等地的商人入贺州经商后形成，与广州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差距甚微），贺州“本地话”疑问句与广州话疑问句之间较高的一致性究竟是属于古粤语的遗留，还是由近代语言接触而造就，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缺少足够的历史语料，因此未能对此问题做深入的分析探讨。

结语

贺州“本地话”是贺州的第一大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本文在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对贺州“本地话”的特指问句、是非问句、正反问句、选择问句以及常见的反问句用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和分析，探讨了贺州“本地话”“VP-Neg”正反问句的来源，并通过与普通话、广州话疑问句的比较，归纳出了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基本特点。

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类型包括特指问句、是非问句、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其中“VP-Neg”型正反问句在贺州“本地话”中使用频率较高。根据前人对汉语“VP-Neg”式正反问句的研究成果，结合贺州“本地话”“VP-Neg”式正反问句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文认为贺州“本地话”中存在着三种由近代汉语遗留的正反问句式形式：1.“语法意义是询问已经发生了的动作行为”的“VP无”式；2.“有0无”式；3.“VP曾”式。贺州“本地话”的疑问代词、语气词的形式与普通话差别较大，其中贺州“本地话”的疑问代词表示的意义与功用跟普通话很接近，而贺州“本地话”的疑问语气词无论在语义方面还是语用价值方面都与普通话存在较大的差距。贺州“本地话”的选择问句也颇具特色，其关联词语的使用比普通话要灵活，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单用，甚至存在关联词语不出现的选择问句。而将贺州“本地话”与广州话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的疑问句系统无论从语音手段、词汇手段还是具体句式上来说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与相似性。贺州“本地话”疑问句的四种结构类型加上了反问语气后都能用作反问句。

总体而言，贺州“本地话”的疑问句法表达形式较之普通话更多样化，认识这些将有助于学术界对普通话和方言差异的整体把握，并为贺州“本地话”的系属确定提供有用的材料。

由于笔者的个人能力有限和语料的掌握有限，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笔者希望以此作为一个起点，为贺州“本地话”语法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求表现贺州“本地话”语法原貌，贺州“本地话”语法的全面研究，是笔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附录：贺州“本地话”音系^①

声调系统（9个）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52	诗班飞单山青
阳平	132	时盆渠群兰梅
阴上	55	史板反胆鬼改
阳上	24	是犯罪武懒养
阴去	35	试信肺碎桂世
阳去	214	事射路妹跪受
上阴入	5	识逼尺骨一急
下阴入	34	百拍杀刮窄桌
阳入	214	食白敌局佛药

声母系统（19个）

p 布爬斧饭 ph 怕普片匹 m 麻米万望 f 飞芳苦花
 t 道大左租 th 拖太浅聪 n 难闹暖尿 l 来路朵对
 θ 坐锁写谢
 tʃ 抓展真穷金 tʃh 昌趁初吵级 ʃ 是尘寨船师书芹
 ɳ 热二认愿语 j 野锐羊央约药
 k 歌见共局群 kh 科考克决 ɳ 我牛弱让哑
 h 香好开起放
 Ø 霞毫壶鞋后安压旱形羸营蝇

音值说明：

- (1) tʃ、tʃh、ʃ不论与开齐合撮相拼都是典型的舌叶音。
- (2) ɳ与 n、ɳ形成对立。
- (3) θ与舌叶音ʃ形成对立。
- (4) h逢细音为[ç]。

韵母表系统（67个）

a 花家跨牙 o 高告毫号 ø 河朵代害锄

^① 以下几个语音表根据贺州市桂岭镇的发音情况进行描写。

ε	□背	□整(人)	□偷看
i	皮词尾肺	u 布保姑顾布芋	y 举女取于
ai	介奶界快	oi 第鸡细史	au 饱貌校交
ia	蛇姐蔗舍	iai □差	iau □惹 □(背) 骛
iu	条桥钓叫彪		iou 休有游
ua	瓜寡话	uai 乖坏筷	ui 倍最类追会
uoi	跪亏位桂	yø 靴	uo 我过货火
am	胆三咸监	om 含甘零金	im 检尖盐甜
an	单炭间闲犯	on 根吞恨	yom 阴音淫
in	连片见天	ən 干看安赶	en 剩城冰姓
uan	关湾还范	uen 永营	uon 军云文芬
yn	穿权圆	yon 匀允尹印	un 官算全臀嫩
aŋ	曾能庚盲	əŋ 帮党装双江	uŋ 东风红朋
iaŋ	良奖张箱	uaŋ 横梗	uoŋ 方黄广
ap	答塔夹闸	op 立集人合跌鸽	ip 接页碟
at	辣达八袜法	ot □ uan2~: 结巴核审~	ət 割渴术室
et	悉膝识力积尺踢		it 铁别蔑结
ut	活夺阔	uat 刮滑挖	uot 骨卒物出笔七日古栗
uet	说话语气很凶	yt 缺血月	yot 一逸
ak	北黑革拍	ək 莫郭桌学	uk 鹿福肉宿
uak	划	uok 国或	yk 曲育
ŋ(m)	五吴误		

音值说明：

- (1) a、ua 中的 a 发音部位偏后，实际音值为央 A。
- (2) oi、ou、om、on 中的 o 发音部位偏低，介于 ø 与 o 之间。
- (3) ən 的 ø 稍偏低偏后，介于 ø 与央之间。
- (4) 自成音节的 ŋ 有时读为 m，二者不对立。

参考文献

- 毕丽华 2008 山东淄博王村镇方言疑问句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蔡维天 2007 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 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 《中国语文》第3期。
- 陈昌来 1993 从“有疑而问”到“无疑而问”——疑问句语法手段浅探,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2000 《现代汉语句子》,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2 《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 太原: 书海出版社。
- 2007 《应用语言学导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海燕 2004 关于“有没有 VP”中“有”的副词性探讨,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陈小燕 2004 贺州本地话音系及其特点,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2006 贺州本地话“古端母浊化”等若干现象与古百越语语音, 《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
- 2007 《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陈泽平 2004 北京话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 《中国语文》第5期。
- 程 凯 2002 汉语是非问句的句法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戴昭铭 2003 《天台方言初探》,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邓玉荣 1995 贺县公会客家话的声调, 《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第2期。
- 2005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 钟山方言研究》,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 2005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 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 丁 力 1998 《现代汉语列项选择问句》,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9 从问句系统看“是不是”问句, 《中国语文》第6期。
- 丁声树等 1999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董秀芳 2004 现代汉语中助动词“有没有”,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段业辉 1998 世说新语疑问词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第3期。
- 范继淹 1982 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 《中国语文》第6期。
- 范 晓 1998 《汉语的句子类型》,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 范 艳 2010 习水方言疑问句研究,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方小燕 2003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房玉清 1992 《实用汉语语法》,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甘子恩 2007 闽方言疑问句比较研究, 《暨南学报》第3期。
- 关彦琦 2008 张北话疑问句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郭婷婷 2005 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郭校珍 2005 山西晋语的疑问系统及其反复问句, 《语文学刊》第2期。
- 贺 巍 1991 赣嘉方言的疑问句——兼论反复问两种句型的关系, 《中国语文》第5期。
- 侯精一 2002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侯兴泉 2005 广东封开南丰话的三种正反问句，《方言》第 2 期。
- 胡德明 2010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胡裕树 1981 《现代汉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黄伯荣 1984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 2001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黄伯荣，廖序东 1991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群 2006a 贺州市贺街“本地话”同音字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3 期。
- 2006b 贺州“本地话”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贺州学院学报》第 4 期。
-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蒋重母 2001 《孟子》疑问句研究，《天中学刊》第 4 期。
- 邝霞 2000 “有没有”反复问句的定量研究，《汉语学习》第 3 期。
- 黎锦熙 1982 《新著国语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晟宇 2004 呢字疑问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国敏，张林林 2000 九江话里的反复问句，《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 4 期。
- 李会荣 2005 娄烦方言疑问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荣 1989 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第 4 期。
- 1998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学》，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小凡 1990 也谈反复问句，《语言学与汉语教学》，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2003 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语文研究》第 2 期。
- 李新魁 1995 《广州方言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炎 2003 《醒世姻缘传》正反疑问句研究，《古汉语研究》第 3 期。
- 梁金荣 2005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临桂两江平话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林亦 2004 《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林裕文 1985 谈疑问句，《中国语文》第 2 期。
- 刘丹青 1991 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 VP”句式，《中国语文》第 1 期。
-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丹青，余靄芹 1992 广东开平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第 4 期。
- 刘开骅 2006 中古汉语 VP-neg 式疑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 4 期。
- 刘祥柏 1997 六安丁集话的反复问形式，《方言》第 1 期。
- 刘月华 1987 用“吗”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法比较，《句型和动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子瑜 1994 敦煌变文中的选择疑问句式，《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 1998 汉语反复问句的历史发展，郭锡良主编《古汉语语法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 卢红艳 2009 天门方言疑问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卢小群 2004 《湖南方言代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陆俭明 1982 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中国语文》第 6 期。

- 1984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第 6 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2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5 疑问·肯定·否定,《中国语文》第 4 期。
- 1990 《吕叔湘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福腾 1996 山东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方言》第 3 期。
- 马春华 2005 “有没有 VP”与“VP 没有”的比较研究,《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1 期。
- 马建忠 1983 《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志红 2007 龙口方言的疑问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麦芸 1998 广州话疑问语气系统概说,《暨南学报》第 4 期。
- 彭兰玉 2005 《衡阳方言语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彭小川 2006 关于是非问句的几点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2006 广州话是非问句研究,《暨南学报》第 4 期。
- 齐沪扬 2002 《语气词和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钱乃荣 1986 现代吴语中的是非问和反复问句,《探索与争鸣》增刊。
- [日]桥本万太郎 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覃远雄 1994 荔浦话里的反复问句及其否定回答,《广西民族学报》第 1 期。
-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9 关于疑问句的研究,《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邵敬敏,王鹏翔 2003 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一个类型学的过渡形式研究,《方言》第 3 期。
-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于恩,曾毅平 2010 《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申云玲 2006 “有没有 VP”正反问句答句的对称与不对称,《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
- 盛银花 2007 安陆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施其生 1990 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 3 期。
- 石定栩 2007 上海话疑问成分“(口伐)”的语义及句法地位,《中国语文》第 5 期。
- 史素芬 2002 山西武乡方言的选择问句,《语文研究》第 2 期。
- 唐泽扶 2001 《贺州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唐韵 2001 《元曲选》宾白中的正反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 7 期。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1985 《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琴 2005 阜阳方言语法现象举要,《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 1 期。
- 2008a 安徽阜阳方言的“可 VP”反复问句,《方言》第 2 期。
- 2008b 阜阳方言“可 VP”疑问句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世华 1985 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中国语文》第 6 期。
- 王志 1990 回声问,《中国语文》第 2 期
- 1992 交谈中的提醒句,《语言研究》第 2 期。
- 吴青峰 2006 链源市古塘方言疑问句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福祥 1997 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麼”的产生,《中国语文》第1期。
- 吴早生 2008 现代汉语疑问句的语义与逻辑分析,《河西学院学报》第4期。
- 伍巍,陈卫强 2008 一百年来广州话反复问句演变过程初探,《语言研究》第3期。
-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萧国政 1994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
- 肖亚丽 2008 黔东南方言语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谢留文 1995 客家方言的一种反复问句,《方言》第3期。
- 邢福义 1987 现代汉语的特指是非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1990 “有没有 VP”疑问句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1991 《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邢公畹,马庆株 1992 《现代汉语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2006 《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徐杰等 1993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汉语描写语法十论》,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徐杰舜,徐桂兰,韦树关 2002 贺州族群语言认同述论,《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4期。
- 徐烈炯,邵敬敏 1999 “阿 V”及其相关疑问句式比较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
- 徐时仪 2003 否定词“没”“没有”的来源和语法化过程,《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杨海明 2007 近百年来北京话正反问句动态研究,《暨南学报》第2期。
- 杨敬宇 2006 《清末粤语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杨秀明 2003 “有没有 VP 句”在闽南方言区的结构差异,《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尹洪波 2008 现代汉语疑问句焦点研究,《江汉大学学报》第1期。
- 游汝杰 1993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2期。
- 2000 《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4 《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袁家骅等 2001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语文出版社。
- 袁毓林 1994 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语法研究与应用》,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曾毓美 2001 《湘潭方言语法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 詹伯慧 2001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张斌 2007 《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伯江 1997 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第2期。
-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张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秀珍 2005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贺州九都声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2005 贺州九都声的声韵调研究,《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2006 贺州灵凤都话同音字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虚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蔡新 1993 武汉方言中的两种问句,《汉语学习》第6期。

- 赵元任 2001 《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调查词汇表，《方言》第 3 期。
- 周振鹤，游汝杰 198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5 《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5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 1 期。
- 1991 “V-Neg-V0”与“V0”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第 5 期。
- 祝敏彻 1995 汉语选择问、正反问的历史发展，《语言研究》第 2 期。
- 1999 《国语》《国策》中的疑问句，《湖北大学学报》第 1 期。

致 谢

获得硕士学位是我多年的梦想，2008年，我终于得以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师大对外汉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如今硕士论文即将完成，回首曾经走过的路，心中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陈昌来先生。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导师，他真诚待人，治学严谨，关爱学生，颇具学者风范。他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和理论，更重要的是治学之道，为人之道。三年来，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不仅严格要求，更有耐心的指导；在生活上，先生时常嘘寒问暖，让人感动。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选题到文章布局，搜集资料，再到遣词造句，甚至细微到论文格式及标点符号，先生都给予了我认真细致的指导和改正。每当学生遇到困难，先生的鼓励和帮助都是学生不断前进的动力，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善良坦诚的处世原则，豁达开朗的性格……都将使学生受益终身。

我要感谢对外汉语学院的每一位老师。在这里，我有幸聆听了范开泰老师、齐沪扬老师、吴为善老师、张新明老师、王澧华老师、任海波老师、秦慧兰老师、方绪军老师、吴颖老师等讲授的课程。你们的学识以及学者的风范，都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你们的辛勤授课和谆谆教导。

感谢我的同门陈曦、韩晓君、刘静、李士军、沈志瑛、杨大磊以及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感谢她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使我在远离家乡的求学路上有了更多珍贵的记忆。

感谢我的父母和亲友，他们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们的爱，一直是我不断拼搏向上的强大动力。

最后，衷心感谢抽出时间来审阅本论文的所有老师，你们宝贵的批评意见，将让我继续努力进取。

心怀众多感激之情，无以为报，只能转化为动力，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将不断努力，回报社会，回报亲人。

刘宇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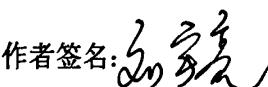
2011年4月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 《贺州“本地话”特指问句考察》,《对外汉语研究与探索》(二),学林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日期: 2011年5月21日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2011年5月21日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师范大学硕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吴勇毅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委员：

曹秀玲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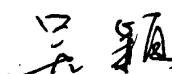
王澧华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秦惠兰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吴颖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导师：

陈昌来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